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補注杜詩卷七

宋 黃希 原本

黃鶴 補注

石笋行

上元元年作

彦輔曰成都記石笋及林亭池石之地雨過必
有小珠或青黃如粟者亦有細孔可以貫絲田
曰杜光庭石笋記云成都子城西曰興義門金
容坊有通衢幾百五十步有石二株挺然聳峭
高丈餘圍八九尺者舊傳云其名有六曰石笋
曰蜀妃闕曰沈犀石曰魚鳧仙壇曰西海之眼
曰五丁石門皆非也國經云石笋街乃秦寺之
遺址殿宇樓臺咸以金寶飾之為一代之勝概

又云蜀之城壘方隅不正以景測之石笋於南
北為定無所偏邪今按石笋在衙西門外僅百
五十步二株雙蹲一南一北北笋長一丈六尺
圍極於九尺五寸南笋長一丈三尺圍極於一
丈二尺南笋蓋公孫述時折故長不逮北笋趙
曰此篇作於上元元年是時李國輔日離間二
宮擅權之跡甚彰故因賦石笋而指譏李輔國
也師曰甫意謂此石必是古者卿相墓前表識
後世妄加緣飾謂為海眼以蒙蔽愚俗蓋譏祿
山國忠以微賤小臣蒙蔽玄宗致天寶末年之
禍然誣解謬語
補注鶴曰此詩趙注以為作於
君子當致察
二宮而作按通鑑上元元年七月輔國矯稱上
語迎上皇遊西內此詩云蒙蔽媚悅其事隱而
彰終云安得壯士擲天外使人不疑見本根蓋
恨去輔國輩之不速卒為盜殺猶不顯誅之可

惜

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笋雙高蹲

但尊切洙曰成都記石笋城西

門百餘步亦呼為石笋隅落相隅西南數步不對各折為五六段相續以立人云五丁擔亦曰蜀王妃墓表益

州城郭皆不直此蓋正東西也陌一作街

古來

一云老

相傳是海眼苔蘚食盡

波濤痕

田曰成都記距石笋二三尺每夏月大雨往往陷作土穴泓水湛然以竹測之深不可及以繩

繫石而投其下愈投而愈無窮凡三五日忽然不見嘉祐春牛車碾地忽陷亦測而不能達父老甚異故有海

眼之說趙曰華陽風俗記蜀人曰我州之西有石笋焉天地植之以鎮海眼動則洪濤大溢

雨多往

往得瑟瑟

洙曰每雨過人多得瑟瑟蒼舒曰按博雅瑟瑟碧珠也杜陽雜編有瑟瑟幕具色經明靈

薄無與
為此

此事恍惚難明論恐是昔時卿相墓立石為表

今仍存

洙曰揚雄蜀王本紀云武都丈夫化為女子蜀王納以為妃無幾物故乃葬於成都郭中以石

作鏡一枕表其墓華陽國志曰王哀念之遣五補注布丁之武都擔土為妃作冢立石今俗名為石笋補注曰

竄宇記望帝禪位於鯀今號開明下五華有開明尚始立宗廟時天生五丁力士能徙山蜀王負力不為戰備

每一王死輒為立大石長三丈重萬鈞以為墓識今石笋是也晏曰笋里惜哉俗態好蒙蔽

亦如小臣媚至尊政化錯迕失大體

蘇曰趙充國近見大臣全失變理政

化錯迕陰陽不
時多失大體

坐看傾危受厚恩

洙曰時林甫國忠傾覆王室

嗟爾

石笋擅虛名後生未識猶駿奔

洙曰詩駿奔走

在廟安得壯士擲

天外

洙曰梁沈約詩安得壯士駐奔羲

使人不疑見本根

洙曰華陽風俗錄云蜀人

曰我川之西有石笋焉天植之以鎮海眼動則江濤大濫四方之人有來觀者則奇而怪之贊皇公曰夫笋之為狀也亭亭揭峭高然若削圭芒天成神矣今小大相因叠至八九節束以鐵鼓出於人力又何神乎遂命抽去鐵鼓寂然而神怪不作趙曰此八句正以專指李輔國生看傾危受厚恩言輔國之寵幸也舊注却云是時林甫國忠用事而公譏之大非是

石犀行

上元二年秋作

魯曰成都記石犀補注

鶴曰李冰作石犀以厭水災而上元二年秋八

月灌口損戶口故作是詩然意亦有所寓也

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

洙曰華陽國志秦孝文王以李

水為蜀守永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穿石犀於江南命曰犀牛里後轉為耕牛二頭一在府市橋門今所謂石牛門一在淵中又自前堰上分穿羊摩江灌口而於玉女房下自涉郵作三石人立水中與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肩成都記亦云

自古雖有厭勝法

洙曰匈奴傳上以太

石犀五今云三犀牛未詳

歲厭勝所在師古注漢高紀云蕭何初立未央宮以厭勝之術

天生江水向

一云須

東流

洙曰莫愁歌河蜀人矜誇一千載泛溢不近張儀樓

洙曰

按圖經秦張儀築少城在大城西又周地圖云張儀築城樓堞不能立忽有一龜周旋巫依龜行巡築遂得立今有龜化橋成都記云張儀樓在子城南高一百尺初築此城雖曰附龜蓋以順江山之勢正即為舛矣乃作

此樓而定
南北焉

今年灌口損戶口此事或恐為神羞

宋曰武成以濟

兆民無作神羞左襄十八年荀捷有功無作神羞

補注

鶴曰竄宇記云灌口山在西嶺有天彭闕尺云

灌口鎮在彭州九隴縣鎮城西有五女神祠祠之西有蜀守李冰祠今年水損戶口所以為李冰之羞按舊史

帝紀上元二年七月霖雨至八月方止墻宇多壞渡魚道中今年乃是上元二年秋故下云終藉隄防出衆力

高擁木石

當清秋終藉隄防出衆力高擁木石當清秋先王作

法皆正道詭怪何得參人謀

趙曰厭勝者詭怪之事為不足憑故水終有時而為

害隄防者正道故終藉人力以為隄防也

嗟爾三犀不經濟缺訛只與長川

逝

趙曰此公之寓意於三犀指廟堂無經濟之人乾元二年乃呂諲李現李揆第五琦同平章事未幾以罪

去
但見元氣常調和自免洪濤恣凋瘵

洙曰曹子建詩泛舟越洪濤

日謂元氣之調特在乎得人蓋宰相以變理陰陽為事也

安得壯士提天綱再平水

土犀奔茫

洙曰陳蕃傳志清天綱舜典咨禹汝平水土定功曰沈約云安得壯士駐奔義師曰玄宗

時用李林甫楊國忠為政致有滔天之禍其亦實犀之擅虛名者乎甫托意默之

杜鵑行

上元元年作

補注

鶴曰觀其詩意乃感明皇失位而作當是上元元年遷西內後太平象宇記言望帝

以德不如鰲今因禪位于鰲今號開明遂自亡去化為杜鵑鳥故蜀人聞杜鵑鳴曰是我望帝也

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為杜鵑似老烏

趙曰按蜀記昔有姓杜名宇號

望帝宇死俗傳化為子規鳥一名鵲蜀人聞子規鳥皆曰望帝遂於鵲字加杜姓謂之杜鵑又直謂之杜宇

寄巢生子不自啄羣鳥至今為哺雛雖同君臣有舊禮

骨肉滿眼身羈孤業工竄伏深樹裏四月五月偏號呼

補注

鶴曰通鑑上元元年七月丁未李輔國矯稱上語迎上皇遊西內至睿武門輔國將期射生五百騎

露刃遮道曰皇帝以興慶宮湫隘迎上皇遷居大內上皇驚幾墜力士曰李輔國何得無禮叱下馬云陳玄禮高力士及舊宮人皆不得留左右丙辰高力士流巫州王承恩流嶺州魏悅流漆州陳玄禮勒致仕置如仙媛於歸州玉真宮主出居玉真觀上皇以不懌因不如章辟穀浸以成疾詩云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

羈孤又云業工竄伏
深樹裏蓋謂此也

其聲哀痛口流血所訴何事常區

區爾豈摧殘始發憤羞帶羽翮傷形愚蒼天變化誰料

得萬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殿羣臣趨

趙曰鮑昭行路難云中有一鳥

名杜鵑言是古者蜀帝魂聲音哀苦鳴不息云云豈憶往日天子尊今公所謂哀痛口流血及末句憶羣臣趨蓋出於此也師曰時祿山反陷兩京明皇西走幸蜀既失帝位奈何又棄骨肉而孤寓他邦云云肅宗即位靈武不能即遣迎還明皇而使之羈孤在蜀明皇由是悵悵不得意至於化去其亦不免於怨傷乎甫之言頗有深補注希曰師注謂明皇幸蜀失位肅宗即位靈武不能迎還使之羈孤悵悵化去則非蓋此詩專譏肅宗為李輔國所間故曰萬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殿羣臣趨

戲作花卿歌

上元二年作

彥輔曰高適傳梓州副使段子璋反以兵攻東川節度李奐適率州兵與西川節度使崔光遠攻子璋斬之西川牙將花敬定者恃勇既誅子璋大掠東蜀天子怒之師曰甫為花卿痛惜之

補注

鶴曰按史上元二年四月壬午段子璋反此詩當是其年成都作舊史俱作花驚定

成都猛將有花卿

魯曰花卿家在丹稜東館鎮至今血食其鄉本朝封為忠應公

學語

小兒知姓名用如快鶻風火生

蒼舒曰南史曹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

快馬如龍覺耳後生風鼻尖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余曰易家人卦巽上離下為風自火出風生於火自內而出也象見賊唯多身始輕洙曰漢光武綿

曰風自火出家人

見賊唯多身始輕

見大敵則勇綿

州副使著柘黃

洙曰綿州副使段子璋也著柘黃僭乘輿服色趙曰公詩云綿州則梓州字誤

傳為綿州乎柘

補注鶴曰史云劍南東川節度兵馬使

黃天子之服也

段子璋反陷綿州遂州按舊史東

川節度治梓州管梓州綿劍普陵榮遂合渝瀘等

則不當云綿州副使然是時治綿州趙未之考也

掃除即日平子璋髑髏血糝糊手提擲還崔大夫

洙曰子璋

即段子璋也崔

大夫崔光遠也

李侯重有此節度

洙曰李侯東川節度使李真也趙曰段子

璋既攻東川則李真必失節度矣以

人道我卿絕世

一作

代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

洙曰譏其掠奪也黃曰子

美作花卿歌雄壯激

昂讀之想見其人也補注希曰舊史崔光遠傳上元二年兼成都尹充劍南節度營

田觀察處置使仍兼御史大夫及段子璋反東川節度使李真敗走投光遠卒將花驚定討平之將士肆其剽取婦女有金銀釧兵士皆斷腕以取之數千人光遠不能禁肅宗遣監軍中使按其罪光遠憂恚疾卒然則花卿宜容獨免乎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之句雖譏之亦傷之也

贈蜀僧閻丘師兄

上元元年作

彥輔曰太常博士均之孫補注鶴曰詩云我住錦官城當是上元元年秋冬作故詩云粳

稻卧不翻

大師銅梁秀

洙曰左思蜀都賦於東則左綿巴中百濮所充外負銅梁於嚴渠田曰太平御覽載

張孟蜀都賦注云銅梁山名也按其山有桃枝竹東西連亘三十餘里山履之上平整遠望諸山此獨秀也山

在合州界

浦注

鶴曰按唐志山南道古荆梁二州之域其名山嶠冢熊耳銅梁巫荆峴十道志

銅梁縣

云銅梁山在涪江之南七里然梓州合州俱有之益部

舊傳云昔楚襄滅巴子封庶子於漢江之南號銅梁侯

高僧傳晉惠

亮大師小師籍籍名家孫

安石曰籍籍名聲之盛也

嗚呼先博士炳

靈精氣奔

洙曰蜀都賦近則江漢炳靈世再其英鬱若相如燭若君平王褒曄曄而秀發揚子含章

而挺生師曰炳靈

言英靈顯赫也

惟昔武皇后臨軒御乾坤多士盡儒

冠墨客藹雲屯

洙曰揚子雲上長楊賦故籍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諷

當時上

紫殿不獨卿相尊

洙曰謝玄暉值中書省紫殿肅陰陰

補注

希曰成紀行幸甘泉郊太

時神光降及紫殿

世傳閭邱筆

師曰閭丘文筆號為大手

峻極逾崑崙

洙曰禹本

紀崑崙高三千五百里日

鳳藏丹霄暮

一作

龍去白水

渾

洙曰東京賦世祖龍飛白水

青熒雪嶺東

洙曰西都賦琳珉青熒沈曰雪嶺在蜀一名太

山補注

希曰雪嶺在維州之南二百六十里

碑碣舊製存

田曰東蜀牛頭山下有閭丘均

撰瑞聖寺磨崖碑嚴政書寺今改為天寧羅漢禪院

斯文散都邑高價越璵璠

洙曰

均以文名當時四方碑碣多出其手

晚看作者意

趙曰郝生見王導詩嘆曰晚見作者妙意梅曰

作者指均也

妙絕與誰論

洙曰陸韓卿賦歌能妙絕

吾祖詩冠古同年蒙

王恩補注

鶴曰吾祖謂杜審言按本傳武后召審言將用之問卿歡喜否審言蹈舞謝后令賦歡喜

詩數重其文授著作郎遷膳部員外郎時與均同朝神龍初坐交通張易之流峯州入為國子監主簿修文館

直學士卒其卒在景龍二年宋之間有祭文云云

豫章夾日月歲久空深根日

見豫章深

小子思疏闊豈能達詞門

蘇曰宗戩讀淵明詩撫卷歎曰小子

疏畧焉能達文詞之門閫使人有愧報之心信乎一世之真儒

窮愁一揮淚

洙曰愁一作秋陸士

衡詩揮淚歎流離

相遇即諸昆我住錦官城

洙曰成都記錦城以江山明麗錯雜

如兄居祇樹園

鄭曰祇翹移切洙曰金剛經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曰楞嚴經云祇洹

精舍注云祇洹林樹名咀云祇陀洹或云逝多地近慰此云戰勝即太子名林王是彼故云勝林精舍

旅愁往來當止樊天涯歇滯雨粳稻卧不翻漂然薄遊

倦始與道旅敦

旅一作侶

景晏步脩廊而無車馬喧

洙曰陶淵明結

塵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夜闌接軟語落月如金盆

洙曰法華經又以軟語一云言

軟

詞柔補注

希曰維摩經云大雷梵行所言誠諦當以軟語

漠漠世界黑

一作空

驅

驅爭奪繁唯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

洙曰言性照圓明如摩尼珠然雖識

濁水而不為汚濁所累也田曰圓覺經譬如清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隨方各現宣室志云馮翊嚴生家漢南峴山得一珠如彈丸色胡人曰此西國清水珠也若至濁水冷然洞澈矣以三十萬易之而去師曰摩尼珠以喻法性圓明清淨不染塵垢甫奔走盜賊間健羨間止不為汚濁所累故云云

泛溪

上元元年作

補注

鶴曰溪謂浣花溪也當是上元元年秋晚作是時公已居溪上

落景下高堂進舟泛迴溪

洙曰謝靈運對肩臨迴溪

誰謂築居小

謝靈運躡險築幽居

未盡喬木西遠郊信荒僻秋色有餘淒練練

峯上雪

馬曰練白貌

纖纖雲表霓童戲左右岸

洙曰岸一云峯一云兒童

戲左右趙曰江淹麗色賦色練練而欲奪吳筠詩練練波中月皆取白之義師曰童戲甫之子宗文宗武也

罟弋畢提攜翻倒荷芰亂指揮逕路迷

趙曰莊子曰畢弋多鳥亂於上

網罟多魚亂於下網罟以取魚畢弋以取鳥今謂畢提攜者乃是畢盡之畢言兒戲至盡攜網罟畢弋以取魚

鳥師曰恐小兒之迷道故指揮之

得魚已割鱗採藕不洗泥人情逐鮮

美物賤事已

一作迹

睽

趙曰公因目前實事起意以雖小兒猶知好新而厭故也師曰開元

中物賤今兵火以來百物踊貴與向者已睽異矣

吾村靄瞑姿

程曰言日已黑矣

異舍

雞亦棲蕭條欲何適

洙曰沈文休蕭條何所欲

出處庶可齊衣上見

新月霜中登故畦濁醪自初熟東城多鼓鼙

蘇曰應璩過溫泉見

孟嘉問曰何適嘉曰欲歸東城濁酒狂歌度此疲耳璩曰今虎狼滿野鼓鼙聲多我輩無措手足矣古詩云暮出城東路鼓鼙愁殺人師曰東城多鼓鼙言祿山亂范陽也

補注

希曰東城謂史思明上元元年入東

京通鑑云六月田神功破史思明之兵於鄭州又史思明遣其將田承嗣王同芝敬江薛鄂徇淮西陳許兗鄆

曹州是也

題壁上韋偃畫馬歌

上元元年作

鮑曰朱景玄畫斷韋僊伯父工龍馬父鑒工山水松石僊又工仙僧老松異石人知其善畫馬不知松補注鶴曰以後韋僊為雙松圖歌考之石更工僊時在成都此當是上元元年成

都作

韋侯別我有所適

鄭曰韋侯韋僊也

知我憐君

一作渠

畫無敵戲

拈

彦輔曰一云試拈

秃筆掃驊騮
見騏驎出東壁

洙曰顏延年白馬賦

歟聲躍以鴻驚驎騮良馬也騏驎瑞獸也

一匹齕草一匹嘶

齕下沒切

坐看千里

當霜蹄

當丁浪切

時危安得真致此與人同生亦同死

洙曰莊子

馬蹄可以踐霜雪齕草飲水趙曰宋章寓意遭時艱危安得此真馬以濟患艱免使南園躑躅道路故云與人同

生亦
同死

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

上元元年作

參輔曰王宰畫
筆丹青絕倫

補注

鶴曰畫斷王宰畫山水樹
木出於象外梁權道謂上

元元年成都作若如秦伯之說云公託意言永
王璘反吳松江為之阻絕時李光弼在并州欲
得李來平之至德二年與舊次不同按史上元
元年劉展反陷潤州昇州蘇州乃吳松江或者
公託意
以此

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

留真跡壯哉崑崙方壺

一作圖

洙曰列湯問渤海之東
注世傳大海與天海通

其中有五山一曰岱嶼二曰圓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又周穆王宿於崑崙之阿云云

挂君

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

洙曰巴陵岳陽也洞庭在其左海東有日本國

赤岸水與銀河通

本中曰南充州記曰瓜步山東五里江有赤岸山南臨江中郭景純江賦

鼓洪濤於赤岸趙曰巴陵郡岳州也洞庭在焉赤岸在真州

中有雲氣隨飛龍

洙曰莊子

姑射山有神人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

舟人漁子入浦叡山水盡亞

一作帶

洪濤風

洙曰江賦舟子涉人又蘆人漁子海賦舟人漁子徂南極東

尤工遠勢

古莫比咫尺應須論

一作千

萬里

夢符曰南史竟陵王子良傳賁宇文煥能書善

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同萬里為遠矜慎不傳自娛而已

補注

希曰世說袁孝伯為謝安司馬

諸人送瀨鄉歎曰江山寥落居然有萬里之勢又相東
王蕭澤讀畫品蕭有常畫扇上為山咫尺之內而為萬
里之遙焉得并州快剪刀蘇曰索靖見顧愷之畫欣然曰恨不帶并州快剪刀來欲剪松

江半幅紋練歸去古詩曰借君快剪刀輕綃剪波去剪取吳松半江水趙曰吳松言吳地之
松江也秦伯曰甫託意言永王璘反漢中吳松江為之
阻絕不通時李光弼守并州所攻必下喻以快剪刀言
其斷也意欲得光弼之將
平漢中以通吳松故云云

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

乾元元年作

補注

鶴曰梁權道從舊編謂上元元年成都作然玄都壇在長安今云時危慘澹來悲風

當在乾元元

年諫省作

老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補注

鶴曰按公玄都壇歌云故

人今居子午谷獨在陰崖結茆屋前太古玄都壇則玄都壇在長安又會要云長安京城朱雀街有玄都觀隋開皇二年移置之握髮呼兒延入戶考輔曰周公一沐三握髮手提新畫青

松障障子松林靜杳冥憑軒忽若無丹青陰崖却承霜

雪

一作露

榦

洙曰馬季長長笛賦生於終南之陰崖

僵蓋反走虬龍形老夫

平生好奇古對此興與精靈聚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

良工心獨苦

道曰韓宏曰良工用心何苦刻如斯

松下丈人巾屨同偶坐

似自

一作

是高山翁

洙曰商一云南四皓隱于高山避秦氏之亂

補注

鶴曰晉王羲之

傳似是
馬曹

悵望

一云悵悵

聊歌紫芝曲

朱曰四皓歌曰晞晞紫芝可以療飢

時危

慘淡來悲風

師曰玄都壇名道士受籙皆於此壇障子松林靜杳冥言畫松無聲也已知仙客意

相親言有歲寒之操也昔四皓遭秦亂隱於商山歌紫芝甫傷時盜賊擾攘悵望四皓而想其高躅故云時危

慘淡來悲風

古栢行

大歷元年作

洙曰傷其有才而不得用也

補注

鶴曰此詩雖指成都孔明廟而言而詩云憶昨路繞

錦亭東則不在成都作豈非大歷元年至夔見先主武侯廟遂追憶錦亭所見而成舊編并梁權道俱以為上元元年殆未詳詩中語也惟趙注云此乃追言成都先主廟之栢蓋公近自離

成都而來夔故
止可言憶昨

孔明廟前有老柏

彥輔曰成都記云諸葛公廟在先主廟故宅城西復立素像先主廟西院

即武侯廟前有雙大柏古峭可愛

補注

希曰成都記先主廟在府南八里惠陵東七十步又云諸葛公

廟在先主廟故宅城西內有相國段公古柏文柯如青
故此詩云憶昨路繞錦亭東先主武侯同閔宮

銅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

趙曰孔明為蜀

相成都則先主廟而武侯祠堂附焉夔州則先主廟武侯廟各別今詠柏專是孔明廟而已豈非夔州柏乎公
詩集中其在夔也屢有孔明廟詩於夔州十絕云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參天長以絕句證之則此乃夔
州之詩明矣正敏曰沈內翰譏子美此句以謂四十圍配二十尺為太細長不知子美之意但言其色而已猶

言其翠色蒼然仰視高遠有至於二千尺而幾於參天也若如此求其疵則二千尺固未足以參天而詩謂峻極於天者更為妄語

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為人愛

惜

洙曰宣九年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惜其人乎劉歆曰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燬其廟乎

雲來氣接巫峽長

洙曰宜都山川記曰巴東三峽巫峽長

月出寒通雪山

白

趙曰巫峽在夔之下巫峽之雲來而柏之氣與接雪山在夔之西雪山之月出而柏之寒與通皆言其高

大者

憶昨路繞錦亭東先主武侯同閼宮

洙曰詩閼宮有恤趙曰此

乃追言成都先主廟之柏蓋杜公近方離成都而來夔故言憶昨也

崔嵬枝幹郊原古窈

窕丹青戶牖空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

趙曰

杜篤首陽山賦曰長松落落沈沈約
高松賦曰鬱彼高松栖根得地

扶持自是神明力

符夢

曰右按孫興公天台賦嗟台岳之所異挺實神明
之所扶持蘇曰劉禪自是神明扶持非人力能致

正直

元因造化工大厦如傾要梁棟

尹曰耿恭謂岑彭曰方今漢基頽圯英雄寒飢

如此大厦傾求天下之義士要為梁棟子何補注希曰合

嶠千大

萬牛迴首丘山重

去聲

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翦

伐誰能送

洙曰甘棠勿翦勿伐

苦心豈免容螻蟻香葉終經宿鸞

鳳

趙曰謝靈運後漢書方儲遭母憂種松柏鸞棲其上

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

大難為用

洙曰莊子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臃腫而不中繩墨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

而無用衆所同去蘇曰張華志士蓄怨幽人含嗟朝廷雖下哀詔誰肯出松蘿崑穴

戲韋偃為雙松圖歌

上元元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我有一疋好束絹指東川梓州爲溪絹而言則此詩作於成都從舊次在

上元元年

天下幾人畫古松

一作樹

畢宏已老韋偃少

洙曰畢宏亦畫工也鄭曰

宏大歷二年為給事中

絕筆長風起纖末

洙曰長笛賦其應清風也纖末奮猶

滿堂

動色嗟神妙

蘇曰蕭絳春晏時金甌七發七中滿堂賓客動容嗟服神妙

兩株慘裂

苔蘚皮屈鐵交錯迴高枝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

雷雨垂松根胡僧憩寂寞龐眉皓首無住著偏袒右肩

露雙脚

洙曰金剛經偏袒右肩右膝著地修可曰楞嚴經云名無住行名無著行公取而合用之也

葉裏松子僧前落韋侯韋侯數相見我有一匹好東作

素

絹重之不減錦繡段

洙曰四愁詩美補注希曰我有

國志李衡州里有千樹木奴不責汝衣食歲止一疋絹亦可用矣又驚溪地名在梓州鹽亭縣出絹甚良時人

謂之驚溪絹即東絹也

已令拂拭光凌亂

洙曰謝惠連清波時凌亂請公放筆

為直幹

師曰畢宏韋偃皆唐之善畫者也白摧朽骨龍虎死謂松枝也黑入太陰雷雨垂謂暗碧之色

也偏袒右肩露雙脚言胡僧之狀也東絹謂山東大練也

喜雨

永泰元年作

補注

鶴曰按史永泰元年四月己巳自春不雨至是而雨當是永泰元年而梁摧道編在

上元二年而史不言是年有旱無滄江是指夔州雲安

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

趙曰公極言旱日之可畏舊注引前漢河平元年日色赤

如血按成帝本紀及天文志皆無之乃晉光熙元年五月壬辰癸巳日先四散赤如血流照地皆赤甲午又如之舊注妄引有誤後學農事都已休兵戈况騷屑巴人困軍須慟

哭厚土熱

希曰唐為巴東郡夔州本信州巴東郡武德二年更名又有巴州及壁州亦有巴東縣巴

人當是三巴之人其困軍須者謂嚴武雖隔年敗吐蕃于當狗城又克吐蕃鹽川城而未撤其備也滄江

夜來雨真宰罪一雪補注

希曰滄江指夔州雲安而言按公有雷詩云巫峽中宵動

滄江十月雷又云霹靂楚王臺於以知滄江之為夔州雲安即夔之境

穀根小蘇息沴氣

終不滅何由見寧歲

洙曰國語自子之行晉無寧歲趙曰沴氣陰陽錯謬之氣也沴音戾

莊子曰陰陽之氣有沴

解我憂思結崢嶸羣山雲交會未斷絕

修

曰周禮陰陽之所交風雨之所會

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

蘇曰阮立曰吳楚久

早塵氛翳日昨夜一雨滂沱洗滌俱盡苗稼稍覺蘇息師曰天地昏言煙塵四起騷屑不安貌時永王璘反漢中吳越之間盜賊乘之而起巴峽間困於醜軌怨氣上感農月為之大旱故甫意欲鞭雷公滂沱下雨一洗吳越之亂吳越平則人獲安

補注

鶴曰舊注以吳越為永王璘之亂按史永王璘

居天時自得何憂旱乾哉

至德元年冬反而公是時在賊營不應及巴人當是永泰元年作此史云四月己已有春不雨至是而雨故詩云春旱及七月又以久旱遭近臣錄因則是年自春至秋多旱洗吳越者謂表颯自台州反陷信明等州方伏誅而歙州人又殺其刺史是年春公在嚴武幕中秋寓夔州雲安縣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綉段廣德二年作

補注

鶴曰梁權道編在上元二年成都作然詩有云來瑱賜自盡而瑒伏誅在廣德元年

正月當是廣德二年在成都作公自謂田舍翁則再歸草堂時也

客從西北來遺我翠織成

洙曰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開緘風濤

湧

蘇曰吳翰開緘詞采璨珠筆勢若風動濤湧

中有掉尾鯨

洙曰江賦揚鱗掉尾又介鯨乘

清以透迤羅水族瑣細不足名

師曰自開緘風清湧至此句皆敘織段之紋

客云充君褥承君終晏榮

修可曰曹植詩終晏不知

空

堂魑魅走

師曰言堂上無所有鬼神驚駭此物也

高枕形神清

梅曰謂爽人神思也

領客珍重意顧我非公卿留之懼不祥施之濕柴荆服

飾定尊卑大哉萬古程

洙曰左傳服之不衷身之災蘇曰王剪留之懼不祥生其間去

之可也韓曰程謂法度

補注

希曰古者服用各有程式故經制定則卑不敢踰尊此公所以不留鯨錦

也舊注引車服以庸非

今我一賤老短褐更無營

趙曰短褐者蓋短窄之褐也

煌煌珠宮物寢處禍所嬰

蘇曰段植有送九華戰袍獻玉腰帶植曰珠宮貴物非武

人所服之章趙曰珠宮指言
龍宮也楚辭云員闕號珠宮
歎息當路子干戈尚縱橫

掌握有權柄衣馬自肥輕

珠曰語乘肥馬衣輕裘

李鼎死岐陽實

以驕貴盈來瑱賜自盡

鄭曰瑒陟刃切

氣豪直阻兵

珠曰

上元三年肅宗追瑒入京裴茂稱瑒屈強難制宜早除
之代宗潛令裴茂圖之瑒擒茂妻子於江漢瑒入朝謝
罪肅宗含怒寶應二年貶瑒播州補注希曰按舊史李
縣尉翌日賜死於鄆縣籍沒其家補注鼎上元元年嘗
代崔光遠為鳳翔尹充本府及秦隴觀察使新史廣德
元年正月壬寅來瑒削在身官爵長流播州尋賜死於
路

昔聞黃金多

珠曰蘇季子位高多金

坐見悔吝生奈何田舍翁

珠曰漢祖起田舍翁

受此厚貺情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振我

麤席塵

蘇曰胡誼家貧讀書不憚寒暑所卧牀上唯麤席布衾木枕而已

媿客茹藜羹

洙曰王子淵頌羹藜含糗者不足論太牢之滋味趙曰莊子藜羹不糝舊注所引字倒矣師曰甫傷兵革之際生民有不得其食不得其居處者我何忍獨安於此又自卷以還客始覺心和平足知甫之所養於中者宏深雖伯夷何以加此

丈人山

上元元年作

洙曰青城山記云此山為五岳之長故名丈人山有丈人觀

補注

鶴曰考公

縣督如新津詩當是上元元年而梁稚道編在二年成都又青城山記昔甯封先生栖於此岩之上黃帝築壇拜為五岳丈人晉代置觀

自為青城客

沈曰玄中記蜀郡青城山有洞穴為三道西北通崑崙茅居傳青城十洞天之一也

補注

希曰青城山在漢中郡有斗開山經云斗山五穴通崑崙唐志蜀州有青城縣縣有青城山蜀州本

析益州置公至成都故曰青城客

不唾青城地

趙曰唾地者有所惡而不唾其地所以敬

之為愛丈人山丹梯近幽意

洙曰謝玄暉敬亭山詩要欲返奇趣即此陵丹梯

丈人祠西佳氣濃

洙曰陶潛山氣日夕佳後漢鬱鬱蔥蔥氣佳哉

緣雲擬住最

高峯

洙曰靈光殿賦飛陞揭孽緣雲上征

掃除白髮黃精在

洙曰世說黃精久服反老

為君看他時冰雪容

洙曰姑射神人肌膚若冰雪

百憂集行

上元二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即今倏忽已五十當是上元二年辛丑作公生於壬子至是年恰五十按

公以乾元二年十二月至成都時裴冀公為尹上元元年三月以京兆尹李若幽尹成都若幽後賜名國禎二年三月以崔光遠尹成都與高適共討段子璋史云花驚定既誅子璋大掠東蜀天子怒以高適代先遠然光遠是年建子月卒而建丑月又除嚴武尹成都則適代先遠在成都才一二月爾意正是攝尹也公至成都兩年間更四尹高適與公為舊友然為尹時公獨無詩與之何也集中所與詩止是守彭蜀時與入為常侍時與之頗疑在成都合蓋實應六年嚴武歸朝後適為尹時公全在東川及武再領成都方歸也

憶年十五心尚孩

洙曰魯昭公十九年猶有童心趙曰孩者可提之童也十五乃至學之時

心未免於孩
故云尚孩

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

上樹能千迴即今倏忽已五十

蘇曰舊本作即今年才五六十魯直云此語似

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師曰此詩作於上元元年辛丑是年在蜀年四十九歲詩云已五十舉大數然

坐卧

只多少行立強將笑語供主人

師曰主人指郭英又英又鎮成都南客從之

悲見生涯百憂集補注

鶴曰公生於壬子上元二年辛丑恰五十歲然是年英又未鎮

成都是年李若幽崔光遠與指回高適為西川節度時公素與遠善豈強供笑語觀史云若幽後賜名國植為

政急性躁辨光遠無學任氣宜與公不合然國植二月已去成都光遠十一月卒當是為光遠作王筠行路難

云百憂俱集斷人腸

入門依舊四壁空

洙曰相如家居徒四壁立

老妻覩我顏

色同癡兒未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

蘇曰班超幼年每索飯稍

遲即叫怒父曰此子異日當為萬戶侯後果然

投簡成華兩縣諸子

天寶十年作

補注

鶴曰梁權道編在上元二年成都作是以成華為成都華陽兩縣此二縣唐志故云次

亦然詩云長安苦寒誰獨愁又言南山之豆東門之瓜皆長安京兆事當是天寶間在長安作今以鄉里兒童項領成朝廷故舊禮數絕自然棄擲與時異之句意是十年召試後送隸有司參選時作擬是與咸陽華源二縣咸誤作成也

赤縣官曹擁材傑

洙曰十洲記神州赤縣

軟裘快馬當冰雪長安

苦寒誰獨悲杜陵野老骨欲折

洙曰杜陵屬京兆

南山豆苗早

荒穢

洙曰楊惲傳詩曰田彼南山荒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青門

瓜地新凍裂

洙曰見往者東門瓜注

補注

鶴曰南山青門俱在縣境內南山即志所謂引

南山水入京城又謂尹黎幹自南山開漕渠抵景風延

喜門入苑以漕炭薪青門即城東門三輔黃圖曰長安

城東第一門曰青

鄉里兒童項領成

洙曰節南山詩四牡項領

朝廷

故舊禮數絕自然棄擲與時異況乃疏頑臨事拙饑卧

動即向一句

洙曰劉公幹詩彌廣十餘句

弊裘何啻聯百結

洙曰見女子衣

百結注

君不見空牆日色晚此老無聲淚垂血

欽定四庫全書

補注杜詩

三

徐卿二子歌

上元二年作

補注

鶴曰公至成都時徐知道為西川兵馬使上元二年七月反徐卿或者為知道如荆

南兵馬使太常趙卿是也從舊以為上元二年作

君不見徐卿二子生絕奇感應吉夢相追隨

洙曰詩吉夢維何維

熊維

孔子釋氏親抱送並是天上騏驎兒

洙曰徐陵年數歲家人攜

見寶誌上人誌以手摩頂曰天上石麒麟也

大兒九齡色清澈

洙曰揚子吾家之童烏九

齡而與我玄文趙曰福衡有云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故公屢用也

秋水為神玉為骨

蘇曰司馬太子見王岳謂客曰此兒神如秋水而清澈骨如皓玉之姜秀

小兒五歲氣食牛

洙曰尸子虎豹之駒雖未成人已有食牛之氣滿堂賓客皆迴頭

洙曰謝希逸月賦滿堂賓

客回皇吾知徐公百不憂積善衮衮生公侯

洙曰易積善之家趙

如失曰言其生不絕也

丈夫生兒有如此二雛者名位豈肯

卑微休

趙曰王充論衡位雖卑微行苟離俗必與之友補注

希曰風俗通禮云十尺為丈成人長

也里語八尺男子夫者膚也言其知能膚敏弘毅也

病柏

大厯元年作

補注

鵬曰此詩以郭英乂為崔旰所殺而作按史詠泰元年閏月辛亥崔旰反寇成都郭

英乂奔靈池韓池殺之當是大厯元年作梁權道編在上元二年成都詩內

有柏生崇岡

洙曰琴賦惟倚吾之所生兮託峻嶽之崇岡

童童狀車蓋

洙曰車一

云青十朋曰蜀志先王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高丈餘遙望童童如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謂當出貴人先王與諸兒於樹下戲言吾當乘此羽葆車蓋又齊書太祖宅南有桑樹狀如車蓋上從兄敬宗謂曰此樹為汝生也

偃蹇龍虎姿主當風雲會

洙曰乘風雲之會

神明依正直

故老多再拜

蘇曰王褒歸蜀遇寶稽父老遮路再拜餉以糊漿

豈知千年根中

路顏色壤出非不得地蟠據亦高大歲寒忽無憑

洙曰歲寒

然後知松柏之後凋

日夜柯葉改

洙曰禮器如松柏之有心貫四時不改柯易葉趙曰本有歲寒

之姿今柏病之故云日夜顏色改也

丹鳳領九雛哀鳴翔其外

洙曰建康實錄鳳將

九雛再見於豐城衆鳥從之蘇曰東海何承天除著作
年已邁諸佐郎並年少荀伯呼為嫺母永天云卿當言
鳳凰將九子嫺母何言耶鵙鵙志意滿養子穿穴內客從何鄉來趙曰
做古詩客從何方來竚立久吁怪靜求元精理浩蕩難倚賴洙曰
作窟元精一作無根趙曰字出後漢元精所生王佐之
臣師曰此詩寓意傷郭英人也英又鎮成都為人端直
蜀人重之不幸為崔旰所殺其諸孤哀泣若無所訴故
有哀鳴翔其外之句鵙鵙惡鳥喻崔旰崔旰既害英又
竊據成都故有養
子穿穴內之句



補注杜詩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補注杜詩卷八

臣 永瑤 恭校

檢討_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 鈐

校對官主事_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_臣王 宮

欽定四庫全書

補注杜詩卷八

宋 黃希 原本

黃鶴 補注

病橘

上元二年作

洙曰此詩傷物失補注鶴曰十道志言蜀云家所而至於困悴也補注有鹽泉之井有橘神之

園在成都因病橘而思物之失所故作在上元二年

羣橘少生意

洙曰羣補注希曰晉書殷仲文傳顧大司馬作伊補注焉府中老槐嘆曰此樹婆娑

無復生意雖多亦奚為惜哉結實小洙曰一酸澁如棠梨補

注

鶴曰爾雅釋棠曰陸機疏云赤與白棠同但子有赤白美惡白色為白棠少酸滑美亦棠子澁而酸無味

俗語云澁

如杜是也

剖洙曰一作剖

之盡蠹蟲來掇爽其宜

洙曰其一作所詩米

皆薄言采之

紛然不適口

洙曰莊子粗梨摘袖皆可於口

豈止存其皮

蕭蕭半死葉

洙曰七發其根半生半死

未忍別故枝玄冬霜雪積

蘇曰

劉公幹詩自夏涉玄冬

況乃迴風吹嘗聞蓬萊殿

蘇曰唐太宗蓬萊殿九月九日

宴羣臣酒行遍賜湖南新橘宰相以下皆有詩謝

羅列瀟湘姿

洙曰瀟湘有橘田橘州此

物歲不稔玉食失光輝

洙曰失一作少天子玉食周禮共食玉謂入貢王府也

補

注

希曰古詩云此物何須用尚書云惟辟玉食張晏注漢書云玉食珍食也韋昭云諸侯備珍異之食漢陳

咸傳秦侈五食師古
云玉食美食如玉也
寇盜尚憑陵當君減膳時洙曰天子徹樂

減汝病是天意師曰甫謂史思明未平天子嘗膳每遇凶年禍亂則必減食徹樂示自刻責今

猶病不貢無乃天
意使吾君減徹乎
吾諗罪有司洙曰諗一云慙憶昔南海使奔

騰獻荔枝百馬死山谷到今耆舊悲洙曰唐書楊貴妃嗜荔枝必欲生致

之乃置騎傳送走數千里其味未變已至於京師也田
曰漢和帝紀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

奔騰險阻死者繼路修可曰公借其事以譏楊妃舊注
引唐書其說非唐所貢乃涪州荔枝由子午道而往非

南海補注希曰南海獻荔枝事見東觀漢紀蜀賦云旁挺龍目側生荔枝荔枝之品閩中第一蜀川次之

嶺南
為下

枯櫟

上元二年作

洙曰此詩傷民困於重斂也

補注

鶴曰詩云傷時苦軍乏當是上元二年時蜀有段子

璋之變

蜀門多櫟櫚

洙曰櫟一作枿南都賦其木則枿櫟結根疎本垂條嬋媛鄭曰櫟力居切枿櫟木名

有葉無枝

高者十八九其皮割剝甚雖衆亦易朽徒布如雲

葉青青歲寒後交橫集斧斤凋喪先蒲柳

洙曰布一作有說文云楊

柳即蒲也夢符曰北史韋世康與子弟書曰耄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楸梧風先蒲柳又顏悅之髮早白帝問其故對曰松柏之枝經霜補注希曰爾雅楊柳蒲釋曰猶茂蒲柳之質望秋先零補注楊一名蒲柳生澤中可

為箭筈夫梭欄疎本因敷葉歲寒不凋而今乃傷時苦
先蒲柳易零之物而喪則其他賦歟可知矣

軍乏一物官盡取鄭曰此嗟爾江漢人生成復何有有

同枯榦木使我沉歎久死者即已休生者何洙曰一作能自

守趙曰猶梭之未刺者終復遭刺也啾啾黃雀啁鄭曰竹角切又作啄側見寒蓬

走念爾形影乾摧殘沒藜莠洙曰蜀人取梭皮以充用惟軍興誅求尤急師曰蒲

柳之為物望秋先零梭其皮可用軍興之際割剝殆盡
譬若江漢之民困於重斂然梧刻之吏刮削苦毒何異

斧斤交集而民不得保其生耶黃雀啁蓋傷其無所託
也蓬逐風飛飛喻甫為客飄蕩甫既痛嗟割剝之虐復自

悼飄蕩如飛蓬恐亦
埋沒隨藜莠而已

枯枿

上元二年作

洙曰此詩傷抱材者老死丘壑而不材者見用也鄭曰枿那含切葉似桑子似杏而酸俗作槁

補注

鶴曰此詩託枿以傷大材不用故詩云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良工古昔少識者

出涕淚當是為房琯作琯乾元間貶邠州刺史上元元年遷漢州刺史是時公在成都此詩二

年作

梗枿枯嶢嶢

洙曰蜀都賦梗枿幽藹於谷底劉曰嶢嶢高貌

鄉黨皆莫記不知

幾百歲慘慘無生意上枝摩皇天

洙曰魏文帝詩脩榦摩蒼天

下根

蟠厚地

洙曰易坤厚載物

巨圍雷霆折萬孔蟲蟻萃凍雨落流

膠衝風奪佳氣

趙曰郭璞曰今江東夏分暴雨呼為凍雨引楚辭使凍雨兮洒塵衝風隧風也楚

辭大司命曰衝風至兮水揚波

白鵲遂不來天難為愁思

洙曰謝靈運天難弄和風

七發獨鵲晨號乎其

補注

鶴曰爾雅曰鵲一名天難赤羽之鳥也注逸周書曰文鵲

若彩難成王時蜀人獻之釋云按汲冢周書王會篇云蜀人以文鵲文鵲者若鵲雉孔晁注云鳥入文彩若是也

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良工古昔少識者出涕淚

種榆水中央補注

希曰爾雅榆白粉釋曰榆之皮色白者名粉郭云粉榆先生葉却著英皮

色白詩陳風東門之

成長何容易截承金露盤裊裊不

自畏

洙曰西都賦抗仙掌以承露摧雙立之金莖師曰喻君子負大材不遭明聖之君而至於困頓失所

小人以柔脆猥瑣之姿反俾之居廟堂以承重任其不
傾危不可得笑昔漢武帝為金人承露植以脩並喻柔
脆之木賤而易長今用以承
露盤裊裊而危可不寒心乎

憶昔二首

廣德二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犬戎直來坐御床百官跣足隨天王謂廣德二年吐蕃陷京師代宗幸陝

當是作之句而梁權道編在寶應元年梓州作恐非

憶昔先皇巡朔方千乘萬騎入咸陽

洙曰後漢靈帝末京都童謡曰侯非

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邙趙曰先皇言肅宗也肅宗即位靈武而朔方在靈州之隣則車駕所巡矣

陰

山驕子汗血馬

洙曰史胡者天之驕子大宛有汗血馬陰山在遼東外西千餘里趙曰驕子指

言回紇也至德二載廣平王俶為兵馬元帥郭子儀副之以朔方安西回紇南蠻大食兵討安慶緒時回紇兵最有功也長驅東胡胡走藏趙曰東胡指安慶緒時廣平王

鄴城反覆不足怪

趙曰慶緒奔河北明年蔡希德等復會慶緒賊復振以相州為成安府鄴

城即相州也

關中小兒壞紀綱張后不樂上為忙

蘇曰梁劉氏

紀綱者數小兒也今用權勢者乃匹夫耳趙曰東坡先生詩話有曰關中小兒亂紀綱謂李輔國也張后不樂上為忙謂肅宗張皇后也按張后能牢籠干預政事後與李輔國謀徙上皇又屢欲危太子皆張后之惡也

至今今上猶撥亂勞心焦思補四方

洙曰今上代宗也自為太子授天下

兵馬元帥及即位內平張后越王之難外經營河朔

我昔近侍叨奉引

洙曰往在詩云我昔

忝近侍時代宗享郊廟也此詩亦言代宗時事然二史皆不載故不知所任官也趙曰奉引供奉之事也田曰

引唐六典補闕拾遺武后補注鶴曰垂拱二年二月二置二人以掌供奉諷諫十九日置左右拾遺二

人從八品上掌供奉諷諫故大和三年左拾遺舒元褒等奏右補闕李庾與御史中丞溫造街中相逢造怒庾

不迴避事云按國朝故事供奉官行除宗相無出兵洙迴避又云拾遺補闕官秩雖卑乃陛下侍臣也

一云整肅不可當為留猛士守未央兵權入宿衛也蘇曰謂郭子儀奪

致使岐雍防西羌補注希曰祿山之亂盡發邊兵入討賊所以吐蕃乘虛而來岐雍當

西蜀河犬戎直來坐御牀百官跣足隨天王洙曰吐蕃北之地

子奔陝趙曰守未央東坡以為郭子儀按史程元振以子儀有天下功醜為詆指肅宗不納其語然猶留守京

師明年吐蕃願見北地傅介子洙曰傅介子北地人也

入寇臨長安持節使誅斬樓蘭王安

歸懸首之北闕封洙曰木蘭行云欲

介子為義陽侯與木蘭賞不用尚

書郎師曰甫嘗為工部尚書郎中犬戎

之難甫欲得將如傅介子以討平之也

憶昔開元全盛日修可曰鮑明遠蕪城賦曰當昔全盛之時小邑猶藏萬家

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洙曰開元間承平日久四郊無

虞居人滿野桑麻如織雞犬之音相聞蘇曰段九州道

希曰倉廩豐盈民亦富畜公私通客宜舉大事九州道

路無豺虎洙曰時開遠門外西行亘地萬里餘路不拾

遺行者不囊糧丁壯之人不識兵範蘇曰王

融詩澄清九州遠行不勞吉日出洙曰言道路無阻隔

牧道路無豺虎所至皆通達不必擇

大邑可事補注杜詩

六

日而後出也

齊純魯縞車班班

洙曰齊純魯縞世稱奇偉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桓帝初

京師童謡曰車班班入河間言上將崩乘輿班班入河間迎靈帝夢符曰前漢志齊織作冰純綺繡純麗之物師古曰純素也饒曰山東出厚繒商販不絕也男耕女桑不相失梅曰言民不失其業也

宮中聖人奏雲門

洙曰禮大司樂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

天下朋友皆膠

漆

洙曰後漢陳重雷義為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歐曰以信義相交也

百餘年間

未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

師曰百餘年間未災變謂祿山未反叔孫通為高祖制禮

蕭何定律令當是時禮樂律令修明開元之治幾於三代

宣聞一絹直萬錢

蘇曰河平元年

絹每端直八千至開元子美言萬錢其凶荒不言可知

補注

希曰絹直萬錢非指開元而言也蓋自天

實以來物價暴貴公所
以傷不如開元之盛也
有田種穀今流血洛陽宮殿燒

焚盡

洙曰安史之亂民困於役不得耕桑長安宮殿九廟焚燒畧盡

宗廟新除狐兔穴

洙曰張孟陽七哀詩園寢化為墟周牆無遺堵狐兔窟其中蕪穢不復掃蘇曰郭佐近除宮苑荆棘狐狸窟穴

尚未得平

傷心不忍問耆舊

蘇曰劉幾重過故之井邑遷移田園荒廢駐馬傷心之久不復

更問耆舊

復恐初從亂離說小臣魯鈍無所能

洙曰劉公幹詩小臣信頑

魯鈍俛安能返

朝廷記識蒙祿秩周宣中興望我皇灑血江漢

長衰疾

洙曰長一作身宣王承厲王之亂復修文武之業周道復興師曰玄宗承富貴之餘業物價極

賤兵興以來一絹直萬錢前日種穀之地今鞠而為戰場東都宮殿盡為煨燼宗廟失守狐兔成羣令人傷心

痛首不忍道及亂離時事甫自顧魯鈍無能叨蒙工部
祿秩足認朝廷不即棄捐唯以周宣中興之功仰望其
君洒淚江漢之上惓惓朝廷無復一
預朝會但衰疾日長老死而後已

冬狩行

廣德元年作

曾曰時梓州刺史章彝補注鶴曰詩云天子不
兼侍御史留後東川

宗幸陝當是廣德元年作按公是年九月至閬
州祭房相國冬回梓州有此及別章使君柳字

韻諸詩梁權道編

在寶應元年非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補注

鶴曰舊史地理志劍南
東川節度使治梓州管

梓綿普陵樂遂合瀘渝等州嚴武傳云上皇詔以劍南
兩川合為一道嚴武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則此詩作於

廣德元年不應更云東川節度按會要云上元二年二月分為兩川廣德二年正月八日復合為一道則廣德元年冬宜有校獵亦似觀成功修可曰上林賦天子校獵東川節度也李奇注云以五校兵出獵

夜發猛士三千人清晨合圍步驟同洙曰禮天子不合圍禽獸已

斃十七八洙曰西京賦儻禽斃獸爛若磧礫白石未及移晷已猶其十七八殺聲落日

迴蒼穹幕前生致九青兕沈曰爾雅曰似牛郭璞曰角青色重千斤駝駝蟲

崖垂玄熊鄭曰駝駝有肉鞍行百里負千斤而東西南

北百里間髣髴蹴踏寒山空洙曰羽獵賦羨漫津散蕭條千里之外東西南北騁

噉奔欲拖蒼狶跋犀犂蹶浮康斷巨狴有鳥名鸛鵒力

搏玄猿南都賦排捷陷局蹴踏咸陽

不能高飛逐走蓬肉味不足登鼎俎

洙曰鸛鵒賦亦何勞於鼎俎鸛鵒賦

毛弗施於器用肉不登於鼎俎言非薦羞之物也劉曰左傳有鸛鵒來巢童謡曰鸛鵒鸛鵒往歌來哭胡

為見羈虞羅中

深曰陳子昂詩豈不遐遠虞羅忽見尋

春蒐冬狩侯得同

趙曰周禮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本天子之事也而諸侯同之故公詩曰侯得同使君五馬一馬

驄

洙曰章彝兼侍御史故云一馬驄

況今攝行大將權號令頗有前賢

風

蘇曰孫岳昨見耽將軍行師號令嚴明頗有前賢威風

飄然時危一老翁十年

厭見旌旗紅

蘇曰角里先生語薪者曰子十年厭見干戈旌旗只非今日耶

喜君士卒

甚整肅為我回轡擒西戎草中狐兔盡何益

蘇曰韓擒虎出獵門

人諫曰將軍驅旌旆獵原野逐獸馳躍以為樂雖盡得
章棘窟穴狐兔不復有益於君子宜掃其塵金勒功曩
鼎非細事
天子不在咸陽宮
洙曰時天子避狄趙曰此
篇蓋廣德二年十月已後

作也八月吐蕃入寇十月臨邛州及
奉天車駕幸陝故云不在咸陽宮也
補注
鶴曰老翁公
自謂也西戎

指吐蕃按史廣德元年吐蕃臨隴右諸州又臨邛州十
月丙子如陝此詩當作於是年十一月趙注為是且是
年歲次癸卯邈至天寶十四載乙未已九年故云十年
厭見旌旗紅天寶九載五月諸衛與諸節度所用緋色
旗幟並改為赤所以諸將詩
亦云曾聞朱旗北斗關也
朝廷雖無幽王禍
洙曰史
申侯與

西夷犬戎攻
幽王於驪山
得不哀痛塵再蒙
趙曰明皇以祿山之禍
蒙塵於蜀矣今天子又

以吐蕃之故
蒙塵於外
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
洙曰時代宗在陝
詔徵天下兵而程

元振用事媒孽大臣皆疑忌不進天下無一人應召者故此詩末章大有感激也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引

廣德二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龍媒去盡烏呼風當是莽明皇後作梁權道編

在寶應元年梓州詩內恐非當在廣德二年公再到成都時作韋諷為閬州錄事諷之居在成都詳見後篇注

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

鄭曰名畫記江都王緒霍王元軌之

子補注

鶴曰按史緒為江都王有名譽為金州刺史不言其能畫舊史却云緒最有才藝上元中封王

謂有才藝則畫在其間矣

將軍得名三十載人間又見真乘黃

黃曰

叔于田乘乘黃趙曰江都王宗室也將軍即曹將軍霸也明皇雜錄云陳義曹霸等善繪畫時稱神妙乘黃神

馬也
曾貌先帝照夜白
鄭曰貌莫角切下屢貌同洙曰
明皇馬名別傳云上乘照夜白
龍

池十日飛霹靂

元中為興慶宮趙曰以勅所畫神妙而照夜者乃真龍耳蓋真龍在圖感動龍池中龍如此

紅馬腦盤鄭曰殷
鳥閑切婕妤傳詔才人索洙曰唐制以婕妤
才人代世婦鄭曰

婦官補注
希曰裴行儉平都支遮旬獲碼碯盤廣二尺
文采粲然外戚傳武帝制婕妤嫔娥俗華充

依各有爵位師古曰婕言接幸於上好美稱也婕音接
好音予字或作倢倢然則婕好非唐制始有此名唐制

婢好九人美人九人
 才人九人御女二十七人
 寶林二十七人
 盃賜將軍拜舞歸
 鄭曰盃烏

管切或

輕紈細綺相追飛

趙曰盤別本作盤蓋專賜瑪瑙盤故拜舞歸其從者輕紈

也細綺

貴戚權門得筆跡始覺屏障生光輝昔日太宗拳

毛騮

鄭曰古華切太宗所乘駿名拳毛騮乃平劉閼時所乘

近時郭家師子花

洙曰

郭子儀收復京師代宗以花虬賜之一名師子騮

今之新圖有二馬

洙曰新一作畫

復

令識者久嘆嗟此皆騎戰一敵萬縞素漠漠開風沙

師曰

雖畫縞素之上而有開拓沙蹟之態

其餘七匹亦殊絕迴若寒空動煙雪

霜蹄蹴踏長楸間

洙曰曹子建名都篇走馬長楸間定功曰莊子馬蹄可以踐霜雪維摩經

龍象蹴踏非驢所堪

馬官廨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爭神駿

洙曰漢武帝有

九逸支遁曰
憐其神駿耳

顧視清高氣深穩借問苦心愛者誰

鄭曰借資

昔後有韋諷前支遁

洙曰支遁字道林

憶昔巡幸新豐宮

洙曰新豐

宮驪補注

希曰文紀上幸甘泉如淳曰蔡邕云天子車駕所至臣民以為僥倖故曰幸巡者本書巡

守時巡地里志新豐秦曰驪邑應邵曰太上思東歸於是高祖改築城寺街里以象豐故曰新豐今云憶昔巡幸新豐宮蓋驪山有溫泉宮後改曰翠華拂天來向東

洙曰南都賦望翠華之歲徒東都賦旌旗拂天

騰驪磊落三萬匹皆與此圖筋

骨同

洙曰明皇幸驪山王毛仲以廐馬數萬徙每色為一隊相間若錦繡

自從獻寶朝河

宗

趙曰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陽紆之山河北無夷都是為河宗觀春山之實所謂朝河宗者河宗朝而獻

寶也無復射蛟江水中

洙曰元封五年漢武帝自薄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

君不

見金粟堆前松柏裏龍媒去盡鳥呼風

洙曰漢武歌曰天馬騄龍之媒

金粟堆在玄宗泰陵南趙曰唐舊史云玄宗至睿宗橋陵見金粟岡有龍盤鳳蕭之勢謂侍臣曰吾千秋萬歲後宜葬此暨升遐羣臣遵先旨葬馬師曰自祿山反馬政荒廢天子猶不偏車騎良馬戰沒殆盡甫傷之故云

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

廣德元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十載供軍食當是廣德元年然是年春公在閬春晚自閬再歸成都云詩

當在成都作不應在閬更送諷上閬州錄事也意諷居於成都故前篇云韋諷宅觀曹將軍畫

國步猶艱難

洙曰詩天步艱難

兵革未衰息萬方哀嗷嗷

修可曰鴻

雁詩哀鳴嗷
嗷哀一作尚

十載供軍食

饒曰自天寶十四載至廣德間凡十載載一作年

庶

官務割剝不暇憂反側誅求何多門

晁曰謂斂取非一端也

賢者

貴為德

洙曰一云賢俊愧為力

韋生富春秋

洙曰高五王傳皇帝春秋富師古曰言年

幼也比之於財方未匱竭故謂之富

洞徹有清識操持紀綱地喜見朱絲

直

洙曰鮑照白頭吟直如朱絲繩

補注

希曰漢韓信傳曰公小人為德不卒史記李斯傳趙高說二世

見陛下富春秋喬琳歷四州刺史嘗謂錄事參軍任紹業曰子綱紀一郡能劾刺史乎故六帖亦謂之綱紀據

當今豪奪吏

趙曰管子曰凡輕重散斂以時平準故大賈富家不得豪奪吾人也

自此無

顏色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蝥賊

洙曰詩去其螟螣及其蝥賊蘇曰吳起曰善治

欽定四庫全書

補注杜詩

十三

田者先去發賊然後獲實善治國者先屏奸佞然後
進賢覺範曰爾雅釋虫食心曰蝥何曰喻害民之吏揮

淚臨大江高天意悽惻行行樹佳政

馬曰樹立也

慰我深相

憶

洙曰此詩欲韋抑暴斂也

陪章留後惠義寺餞嘉州崔都督赴州

同上

補注

鶴曰按唐節度有留後長慶四年留後始改為知院官又唐志嘉州在唐為劍南中

郡不與嵩黎雅戎松列都督而九域志云嘉州唐中都督與此詩題合當是志誤公寶應元年雖至梓州而在秋冬間此詩云永願坐長夜畢景遺炎蒸當是廣德元年作蓋公自寶應元年秋歸成都迎家于梓至次年秋方往閭祭房相國嘗嘗年譜亦以為在今年獨梁權道編在寶

應元

年

中軍待上客

洙曰晉以郤毅將中軍孔融謂李膺為登龍之上客趙曰中軍指章留後上客指崔

都督也

令肅事有恒前驅入寶地

洙曰縣令負弩前驅

祖帳飄金繩

洙曰法華經國名離垢琉璃為地有八交道黃金為繩趙曰前漢疏廣故人色子為名祖道供帳蓋獨用之耳

言佛寺佛居

南陌

洙曰一云伯

既留歡補注

希曰食貨志注師古曰阡陌田

間之道南北曰阡東西曰陌陌音莫白反

茲山亦深登清聞樹杪磬遠謁雲

端僧

洙曰鮑明遠雲端楚山見

迴策匪新岸所攀仍舊藤耳激洞門

颺目存寒谷冰出塵閤軌躅畢景遺炎蒸

洙曰鮑明遠詩侵星赴早

欽定四庫全書

補注杜詩

十三

路畢景
逐前倚

永願坐長夏將衰棲大乘

洙曰法華經決定說大東文佛自住大乘

羈旅傷宴會艱難懷友朋

蘇曰嘗修客南都見劉須曰艱難之際頗懷朋友何時相

與抵掌一笑
滌我塵冗

勞生共幾何

蘇曰魏武帝短歌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離恨兼

相仍

蘇曰鮑照詩何慙宿昔意猜恨坐相仍師曰章彝權東川節度故云中軍中軍大將也上客指崔都

督言章彝持軍令嚴今待上客禮樂無所不用其周至實地寺也祖餞也祖餞之地陳設帳幕故云祖帳茲山

即寺也回策回鞭也新岸即新修路以備章使君車馬也甫既送崔都督回復從舊路攀援藤蘿蓋樂山水之

興也居山間蹤跡幽閑盡夏景款留此寺遺却炎蒸之氣故下文有永願坐長夏之句釋氏有大乘有小乘如

來謂之大乘教羅漢果謂之小乘教甫以衰老之年欲棲心於大乘惜宴會謂惜別也

閬州東樓筵奉送十一舅往青城縣得昏字

廣德元年

作

補注

鶴曰青城縣屬蜀州青城山記云青城山有八大洞當是廣德元年初至閬時作故

詩云是時秋冬交節往顏色昏
蔡興宗亦以為詩在此年作

曾城有高樓制古丹艘存

洙曰梓材既斲樸斷惟其塗丹艘注塗以漆丹以朱而後

成趙曰淮南子崑崙之山有曾城九重

迢迢百餘尺

洙曰西京賦狀迢迢以亭亭古詩雙闕百

餘豁達開四門雖有

洙曰一作會

車馬客而無人世喧

洙曰陶淵

明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遊目俯大江列筵慰別魂

洙曰謝靈運得以慰別魂

是時秋冬交節往顏色昏天寒鳥獸伏

洙曰登樓賦風蕭瑟而並興天

慘慘而無色獸狂顧以求羣鳥相鳴而舉翼

霜露在草根令我送舅氏

洙曰沈休

文詩草根積霜露詩渭陽我送舅氏

萬感集清罇

洙曰謝靈運詩萬感盈朝昏

豈伊山

川間迴首盜賊繁高賢意不暇王命久崩奔

洙曰謝靈運詩折岸

屢崩奔臨風欲慟哭

洙曰賈誼傳

聲出已復吞

師曰此樓多是送客於此雖有

車馬往來而去塵市稍遠故云而無塵世喧顏色昏謂離別之際慘淡無顏色也天寒鳥獸休鳥獸尚得休息而人行役故傷之也霜露在草根此乃萬物歸根之時而舅氏未能室處尚往青城是以使我對酒不能無感也懷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得柳字

韻

廣德元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重見來冠走黃屋今安否當是廣德元年十一月代宗未還京時作梁權

道編在寶應元年恐非

我來入蜀門

洙曰我一作甫

歲月亦已久

洙曰古詩歲月忽已晚

豈惟長

兒童自覺成老醜

洙曰既藉詩朝為美少年夕暮成老醜

常恐性坦率失

身為杯酒

洙曰古詩失意杯酒問

近辭痛飲徒折節萬夫

洙曰一作人

後

洙曰前漢郭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蘇曰邢充胃襟恢廓豈折其高節挫其銳志從萬夫之後為

參御之徒歟趙曰此言喪失其身昔如縱壑魚洙曰王子淵頌

持以愛酒而已舊注引失意非是如巨魚之縱大壑今如喪家狗洙曰孔子累累然若喪家之狗既無遊方戀趙

禮記所遊必有方言父母在不行止復何有相逢半新遠遊公已無父母故無此戀矣

故取別隨薄厚不意青草湖洙曰青草湖在湖南扁舟落吾手蘇

張翰曰不意吳江扁舟落吾手中眷眷章梓州開筵俯高柳樓前出騎

馬帳下羅賓友健兒簸紅旗此樂幾洙曰一作或難朽日車

隱崑崙洙曰莊子徐無鬼若乘日之車鳥雀噪戶牖蘇曰徐騏養索曠蕩居少室山鳥雀

朝夕噪宿戶牖坐隅之間波濤未足畏三峽徒雷吼洙曰七發將以八月之望觀濤

乎武陵之曲江又云雷聞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波湧而瀉起混混庀庀聲如雷吼

所憂盜賊

多重見衣冠走中原消息斷黃屋今安否

洙曰黃屋斤天子也趙曰

吐蕃臨京師代宗出狩而地遠所未知也終作適荆蠻

洙曰王仲宣七哀詩西京亂無象豺虎方

遼患捐棄中國去遠身適荆蠻荆蠻非我鄉何為久滯

安排用莊叟

洙曰謝靈運居常以待終

處順故安排

隨雲拜東皇挂席上南斗

洙曰靈運詩揚帆采石竿挂席拾海月趙

曰屈原九歌有東皇太一東皇所以言楚春秋說題云南斗吳地也東皇之廟隨雲而拜之南斗之地挂席而

上之非適吳楚而然乎

有使即寄書無使長回首

蘇曰韓斐送李定出上東門握

斐手曰因風示信慰我歧仰定曰有使即寄書以通安好

欽定四庫全書

補注杜詩

十六

樓拂子

廣德元年作

補注

鶴曰梁權道編在寶應元年梓州詩內按公是年至梓已是九月今詩云家貧卧炎

蒸賴爾甘服膺雖曰因物以託意亦可以考其為夏作當是廣德元年夏末間作

樓拂且薄陋豈知身效能不堪代白羽

蘇曰諸葛亮嘗持白羽扇以指

麾又顧榮伐陳敏以白羽扇麾之

有足除蒼蠅

洙曰詩營青蠅

補注

希曰比丘惠草

蟲佛聽作拂子故詩亦云有足除蒼蠅

熒熒金錯刀

洙曰四愁詩美人贈我金錯刀尹曰李善

文選注金錯刀云續漢書曰佩刀諸侯王黃金錯環謝承注漢書曰詔賜應奉金錯把刀前漢食貨志曰錢新

室更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刀直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一刀直五千

焚焚金錯刀乃佩刀之屬也如對雪詩云金錯囊徒瑩
乃是錢刀而以金錯之也虎牙行金錯旌竿直蓋以黃
金而錯旌竿也大抵古人之於器物以黃金
錯之皆謂之金錯不可以名同不究其實焉
擢擢朱

絲繩

洙曰鮑照詩直如朱絲繩

非獨顏色好亦用顧盼稱

趙曰金錯朱繩二物

者非特以其金朱之好顏色耳皆係乎人之顧盼也

吾老抱疾病家貧卧炎蒸

膚倦撲滅

洙曰鮑照詩

賴爾甘服膺

洙曰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

物微世

競棄義在誰肯徵三歲清秋至未敢闕絨

滕

師曰按唐史玄宗以

李林甫代張九齡相九齡既不見用因作白羽扇賦以
自見其志樓拂其質薄雖不堪代白羽猶足以驅除蒼
蠅時林甫以瑣陋之材而代九齡其材能全無用於朝
廷曾樓拂之不若也樓拂為物雖微有理義在蓋可用

之除蠅奈何世人不肯微信其義而競棄之甫傷清秋廢置不用不敢怠於緘藏冀其他時之復用也

丹青引

廣德二年作

魯曰贈曹將軍霸

補注

鶴曰丹青以言曹將軍之能畫也謝惠連詩丹青暫彫換李善

注引張綱集曰圓形丹青西漢丹青祈畫何以過子卿此詩云漂泊干戈際當是霸遭關內之亂而入蜀梁權道云寶應元年梓州作然公有韋諷宅觀曹將軍畫馬詩在廣德二年成都作若寶應元年先有此詩與霸則後詩必及之意其亦廣德二年作

將軍魏武之子孫

趙曰魏武曹公孫也

於今為庶為清門

洙曰左昭三十

二年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

英雄割據雖已矣文彩風流今尚存

蘇曰晉羊祜至蜀愛其山川風物明媚謂御驂者曰揚雄王褒君平相如雖去數百年覽其遺跡想風流文彩宛然如在宜其典刑不泯範法猶存遂追賦四先生詩

學書初學衛夫人

洙曰晉李夫人

名衛但恨無過王右軍

洙曰王羲之善隸書為古今之冠初羲之為老姬書紙扇謂曰

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

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

洙曰

語不知老之將至又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開元之中常引見承恩數上

南薰殿

鄭曰數色角切又如字

凌烟功臣少顏色

洙曰唐貞觀中畫李靖等二十

四人于

將軍下筆開生面

趙曰凌煙畫像顏色已暗而曹將軍重為之畫故云開生

面用字蓋因左氏傳狄人歸先軫之元而面如生也

良相頭上進賢冠

洙曰後漢志進賢冠

古緇布冠也文
儒者之服也

猛將腰間大羽箭

洙曰太宗嘗自製長
弓大羽箭皆倍常制

褒公鄂公毛髮動

洙曰郭公尉遲敬
德褒公段志玄

英姿颯爽來酣戰

趙曰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
戰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

先帝天馬五花驄補注

鶴曰

明皇別錄上乘
照夜白五花驄

畫公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丹墀下

洙曰

劉孝標運命論
時在赤墀之下

迴立閭闔生長風

趙曰天門也李善文
選注有紫微宮門名

曰閭闔言馬之上
而生風以其神駿

詔謂將軍拂綃素意匠慘淡經營中

補注

希曰古樂府不知理何事淺立經營
中畫品謂畫有六法五曰經營置位

斯須九重真

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

趙曰玉花先
帝之馬也畫

手精妙盡得其真

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

僕皆惆悵弟子韓幹早入室

洙曰言得其真跡也故云入室

亦能畫馬

窮殊相幹惟畫肉不畫骨

蘇曰韓幹善畫馬大梁人右丞王維見其畫遂推獎之官

至太府寺丞尤工鞍馬初師曹霸於後則獨善子美子美徒以幹畫馬肥大遂有畫肉之誚

補注

希曰

張彥遠畫記亦云如此

忍使驂騑氣凋喪將軍畫善盖有神必逢

佳士亦寫真

夢符曰顧愷之善丹青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媸本無

闕少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趙曰梁簡文帝詠美人看畫詩云可令俱是畫誰能辨寫真

即今

漂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途窮反遭俗眼白

洙曰言識

者蓋寡耳

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下

洙曰唐房琯贊曰盛名之

下為難名笑

終日坎壈纏其身

桃竹杖引

廣德元年作

洙曰贈章留後蘇曰柳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不知桃笙為何物偶聞方言簟宋魏之間謂笙方悟桃笙以桃竹為簟也梁簡文湘南王獻書云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笋乃謂桃枝竹簟
補注鶴曰梁權道編在寶應元年梓州詩內今
也桃竹出巴渝間
考詩云老夫復欲東南征又云滅跡於君山湖上之青峯則是其時欲下荆岳廣德元年公在梓州亦有詩云應須理舟楫長嘯下荆門後雖不果然是年秋入閬州明年以嚴武再鎮蜀復

歸成都此詩當在廣德元年作蓋寶應元年處
梓不滿月雖歸成都迎家再住梓又多在外邑
詩又云忽去雙杖吾將蜀從蓋喻嚴武章彝也
是時武已召還而公又欲舍彝下東南故云失

雙杖若梁編在寶應元年
則是年章彝未刺梓州

江心蟠石生桃竹

趙曰爾雅謂桃皮山海經謂桃枝竹也

補注

鶴曰戴凱之竹譜桃

枝堪為簞席也竹記云桃枝竹皮滑可為席又云以四
寸為節按南越志出海南縣沿海而生掩映懸翠又云
生蜀地其實如木甚堅唐志合州貢桃竹箸合與梓並
屬東川故宜梓檜使君以贈公按爾雅桃枝四寸有節
注今桃枝節間相去多四寸尚書顧命敷重蔑席孔安
國云蔑桃枝竹周禮春官司几筵云加次席黼純注次
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是也文選左太冲賦桃笙象簟
李善引劉涓子注云桃笙桃枝簟也蘇子瞻贈蒲澗長

老詩已從子美得桃竹自注云此山有桃竹可作杖而士人不知予始錄子美詩遺之蒲湖寺在廣州殆不知有此竹

蒼波噴浸尺度足斬根削皮如紫玉江妃水仙

惜不得

洙曰江賦馮夷倚浪以傲睨江妃含顰而矚眇注馮夷水仙也

梓潼使君開一

束補注

鶴曰梓州為梓潼郡以東倚梓林西枕潼水故名時章彝為梓刺史故王內翰云此詩贈章留

後

滿堂賓客皆歎息憐我老病贈兩莖出入爪甲鏗有

聲老夫復欲東南征乘濤鼓枻

餘制切洙曰一作棹

白帝城

洙曰白帝

城在魚腹有公孫述像也

路幽必為鬼神奪杖

洙曰一作拔

劍或與蛟龍

爭重為告曰杖兮杖兮爾之生也甚正直慎勿見水踴

躍學變化為龍

趙曰神仙傳壺公遣費長房歸以一竹杖與之騎長房騎杖忽然如眠便到家

以竹杖投葛陂顧之乃青龍也石曰杖為物既

使我不得

得爾之扶持滅跡於君山湖上之青峯

洙曰君山在洞庭湖心也趙曰

謝靈運滅跡入靈峯

噫風塵瀕洞兮豺虎咬人

鄭曰瀕胡孔切咬古文切洙曰時盜

賊害人如豺虎

忽失雙杖兮吾將曷從

師曰甫意若曰天下未平尚賴此杖扶持衰老

流寓遠鄉苟失雙杖吾將曷從

寄題江外草堂

廣德元年作

魯曰梓州作寄成都故居泰伯曰甫從同谷入蜀卜居成都亂遂走梓州今作梓州懷思草堂

遂作是詩
寄題焉

補注

鶴曰寶應元年公避徐知道之亂至梓州今詩云顧惟魯鈍姿

豈識悔吝先獨攜老妻去慘淡凌風煙蓋謂不能前知徐知道之反也詩云經營上元始斷手

寶應年則此詩當是廣德元年

我生性放誕

洙曰唐賀知章晚節尤誕放蘇曰嵇康生平放誕性僻泉石馬能王公大人門下心

緒卑

雅欲逃自然

覺範曰自然道也釋氏謂之逃禪儒者謂之逃自然

嗜酒愛風

洙曰一作脩

竹

蘇曰吳謨嗜酒每醉愛觀風竹怡然自樂人或曰陶弘景愛聽松風王子猷愛竹先生愛

風竹其清氣可相敵矣吳笑而不答

卜居此

洙曰一作必

林泉遭亂到蜀江

俯

遭亂謂

卧疴遣所便

趙曰謝靈運詩卧疴對空牀

誅茅初一畝

洙曰

徠山反

卜居誅鋤草茅以力耕
儒行儒有一畝之宮

廣地方連延經營上元始斷手

寶應年

趙曰公以乾元元年十二月未至成都明年即上元元年乃公建草堂之始又二年即寶應元年

年乃公成草堂之日也唐高祖勅云使至知玄堂已成不知諸作早晚得斷手凡營造了當言斷手者矣

謀土木麗

彭曰堂名以草者取其草創宜求土木之華麗乎

自覺面勢堅

洙曰東京

賦雷曲

臺亭隨高下敞豁當清川惟有會心侶

蒼計曰古樂府

短歌不羨一囊錢惟重心襟會

數能同釣船干戈未偃息安得酣歌眠

蛟龍無定窟黃鵠摩蒼天

洙曰魏文帝詩脩條摩蒼天

古來賢達士

洙曰一云達士志

補注

希曰晉羊祐登峴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眺望

寧受外物牽顧

惟魯鈍姿豈識悔吝先偶攜老妻去慘澹陵風煙事迹

無固必

洙曰語子絕四母固母必

幽貞愧雙全尚念四小松

趙曰易幽人之

貞吉

蔓草易拘纏霜骨不甚長永為隣里憐

師曰以四小松為念憫其

有剛姿勁節而為蔓草所戕不獲遂其生長之性故云云英又見殺四子遇害甫託意傷之

述古三首

寶應元年作

彥輔曰此詩傷賢者不得志也補注

鶴曰詩云經綸中興業何代無良才當是寶應元年

代宗即位後作公時在梓州詩意主於任賢耳

赤驥頽長纓

洙曰列子周穆王右驂赤驥左白鵠

非無萬里姿

趙曰王褒聖主得賢

頃周流八極
萬里一息

悲鳴淚至地為問馭者誰鳳凰從天來何

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忍朝飢

洙曰劉公幹詩鳳凰集南岳徘徊孤

竹根於心不肯厭奮翅凌紫氣趙曰鵠離非練實不食郭象注練實竹實也

古時君臣合可

以物理推賢人識定分進退固其宜

洙曰大臣以道事君可則進否則奉

身以退退一作用師曰昔良驥困於鹽車遇伯樂悲鳴若有所訴鳳非竹實不食驥有萬里之姿御非其人則必困頓於長纓鳳有應世之瑞竹花不實則必困於飢餒譬君子不逢賢聖之君不食其祿古來君臣遇合可
以物理知之是以賢人進以禮退以義知分命之所在不苟於貪冒寵榮豈非驥鳳甘於困頓飢餒之比乎

市人日中集

洙曰易日中為市

於利競錐刀

洙曰江文通云競錐刀之利

置

膏烈火上

蘇曰左濟如致脂膏於烈火之上轉增熾熾今王會諸侯亦然趙曰市人之爭利如膏火

之自煎溺莊子曰膏以明自煎

哀哀自煎熬

洙曰膏火自煎

農人望歲稔相率

除蓬蒿

蘇曰王陵母冢每春蓬蒿生居人相率手除難之

所務穀為本邪贏無

乃勞

趙曰張衡西京賦云商賈裨販何必昏於作勞邪贏優而足恃注邪偽也欺偽之事自餘贏豐饒足

恃也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

洙曰文十八年傳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人

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人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堯不能舉而舜舉之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

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故也

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

洙曰商君名鞅相秦十六

年天資刻薄少恩變秦法令宗室貴戚多怨望者後滅商君之家也蘇曰秦法如牛毛沛公盡革去師曰古者

敦本而抑末市人競錐刀之利如置膏火上自取煎熬
玄宗之時利孔百出聚斂之臣削民膏血是知以利為
政未有不為亂也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則務農重穀為
國之本舜舉十六相惟急親賢賢人用則民安其業民
安其業身尊而道高終享無為之治彼始皇任商鞅壞
井田之制頭會箕歛民不堪命雖法令之密如牛毛然
果安能禁人之不為亂乎甫意欲敦
本輕徭薄賦此天下可得而治也

漢光得天下祚永固有開

洙曰記有開必先

豈惟高祖聖功自

蕭曹來經綸中興業何代無良才補注

希曰肅宗中興以任李輔國而

為其昏蔽故於父子之倫且有所虧則代宗之立正
宜任賢相與經綸中興之業所以舉漢光武以為喻吾

慕寇鄧勲濟時信良哉耿賈亦宗臣羽翼共徘徊休運

終四百

洙曰范蔚宗獻帝贊曰終我四百永作虞賓

圖畫在雲臺

洙曰雲臺圖功臣像

蘇曰崔融曰君不見耿賈輩扶顛起什漢道中興圖形雲臺照耀萬世師曰肅宗中興是亦光武之倫奈何諸將邀功養寇以自封其與寇鄧耿賈輩遠矣甫意傷肅宗無駕御英豪之策而作是詩也

補注杜詩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補注杜詩卷九

宋 黃希 原本

黃鶴 補注

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學堂

房輔曰拾遺唐陳子昂也少讀書於金華山程曰子昂梓州射洪在川東南六十里子昂未遠時在金華讀書有書堂存焉甫遊

補注 鶴曰九域志州

梓州有陳子昂墓宜其有書堂在金華詩題云冬到金華山蓋公寶應元年秋自梓歸成都迎家再至梓十一月往射洪乃是時作明年廣德元年雖亦居梓而冬已在閬然則作於寶應元

年無
疑矣

涪石衆山內

鄭曰涪扶鳩切水出徽外南入漢

補注

希曰水經云涪江水東南合射江故

梓州云涪右又有涪城縣

金華紫崔嵬

涑曰爾雅石戴士謂之崔嵬陸士衡西山何其峻層曲鬱

崔嵬上有蔚藍天

師曰金華神仙有三十六洞天八十一福地蔚藍天乃洞天之名金華山有觀

故云垂光抱瓊臺

涑曰孫綽遊天台賦瓊臺中天而懸居趙曰蔚藍則茂蔚之藍今詩人言

水曰按藍則天之青亦可言蔚藍近世韓子蒼出汴州即事詩云水色山光盡蔚藍繫舟接絕壁

杖策窮縈回

涑曰陸士衡杖策將遠尋趙曰謝靈運晨策尋絕壁四顧俯層巔修

曰謝靈運詩築臺基層巔淡然川谷開雪嶺日色死霜鴻有餘哀焚

香玉女跪霧裏仙人來

洙曰曹植遠遊詩曰靈龍戴萬丈神嶽儼嵯峨仙人翔其隅玉

女戲其阿

陳公讀書堂石柱仄青苔悲風為我起激烈傷雄

材洙曰古詩長歌正激烈唐書陳子昂梓州射鴻人苦
莽節讀書尤善屬文後詣闕上書自稱梓州射鴻縣草
莽愚臣則天召見奇其對拜麟臺正字武后嘗問調元
氣以何道而子昂勸后興明堂太學而史臣譏其以王
者之事免女主故卒為訕侮而不用也師曰子昂遭
時無明聖之君故其才不得展甫雖傷之亦自傷也

陳拾遺故宅

寶應元年作上同

補注

鶴曰故宅當於書堂不遠亦在山間故詩
云悠揚荒山日慘淡故園烟同上年作拾

遺嘗有序送公之祖審言貶吉州司戶有云羣
公受禍衡之俊留在京師詩又云同遊英俊人

者亦寓意其祖在同遊之列特不乘輔佐之權也

拾遺平昔居大屋尚修椽

蘇曰郝鑒曰修椽大屋貯青眉粉黛

悠揚荒山

日慘澹故園煙位下曷足傷所貴者聖賢

洙曰按子昂勳后興明堂

太學及條上利便三事與非聖賢之先務具載新書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

趙

子昂初為感遇詩三十首王適見而驚曰必為天下文宗故公此篇言江左之詩至子昂而初變蓋本乎騷

二雅也殷仲文云哲匠感蕭辰公生揚馬後名與日月懸

洙曰揚雄司馬相如皆蜀

人蘇曰郭汙曰男兒馬久生一死足矣若輩不見晁錯純姓名於日月懸空誰可掩蔽吾要明身後名非苟富貴之徒也陳後主壯之師曰子昂生於揚雄司馬相如之後時雖不同其名與日月爭輝固不滅於二子二子

亦蜀人故
甫言及之

同遊英俊人多秉輔佐權

洙曰子昂與陸餘慶王無競房融崔

泰虛藏用趙
元最厚善

彥昭超

洙曰一作趙

玉價

趙曰趙彥昭以權幸進然必有才智者故

以超玉
價言之郭振起通泉

洙曰郭元振舉進士授道泉尉後封代國公餘見後郭代公故宅

到今素壁滑

洙曰湛方生曰素壁流光

灑翰銀鉤連

洙曰索靖書勢曰婉若銀鉤飄

若驚鴻

補注

鵲曰通泉縣在梓州東南一百三十里元振作尉其邑而彥昭與元振嘗同為太學生故

宜同遊壁有題字彥昭景龍中又與公之父審言同在
修文館韋讀書法墨戲云點欲堅重如鐵鉤欲活而有

銀力如

盛事會一時此堂豈千年終古立忠義感遇有遺

編

洙曰傳言子昂死有文集十卷虛藏用為之序盛行于代趙曰子昂有感遇詩等篇是也師曰時同遊之

士多兼輔佐之權獨于昂官不甚顯至今素壁上尚有諸公墨迹存焉以此堂經久必壞不足以傳後代然忠義之名不朽者惟感遇詩傳于天下覽者足以觀于昂之臨矣

謁文公上方

實應元年作

補注

鶴曰上居以言其居之可樂也佛書有上方世界翼奉傳云上方之清樂也孟康曰

上方謂北與東也陽氣所萌生故為上是時當在梓州作文公未詳何所人觀詩可知其為聞

士實應

元年

野寺隱喬木山僧高下居石門日色異絳氣橫扶疎

注曰

江文通絳氣下縈薄注云絳氣赤霞氣也

窈窕入風磴

丁鄧切過曰風磴長風路也石梯曰磴

羅紛卷舒庭前猛虎卧

洙曰高僧傳僧惠永感虎來馴

遂得文公廬俯

視萬家邑煙塵對階除吾師雨花外

洙曰高僧傳有講經而天雨花者

補注

鶴曰圓覺經云天風吹痿花更雨新好者

不下十年餘長者自布金

洙曰

給孤長者以黃金側布於祇園地

禪龕只晏如大珠脫玷翳白月當空

虛

洙曰大珠白月言其性之圓明也故佛書有摩尼珠及水月之說又曰望已前為白月望已後為黑月見

佛書

甫也南北人

洙曰檀弓曰今丘也乃東西南北之人革曰甫以漂蕩無定居故云

燕

漫少耘鋤

師道曰謂性地荒而不修也

久遭詩酒污

師曰甫嗜酒好吟每多因詩酒

件權貴故云云

何事忝簪裾

端本曰簪裾士大夫之服

王侯與螻蟻同盡隨

丘墟願聞第一義迴向心地初

洙曰第一義言其教無上也佛書修行有十地

以歡喜為初地

金篦刮眼膜

師曰凡看經明達性本譬如金篦刮去眼膜所視豁然而欲文公

以無上教開發甫性使悟無生法

補注

鶴曰梁武帝問達摩如何是聖諦第一義華嚴經有十回向東

坡云此句感慨通達其于道必有得也庖丁以牛入輪扁以輪入子美蓋以詩入也耶予家有石刻坡所書說

此又涅槃經一目盲人為治目故造治良醫其時良醫即以金篦刮其眼目又見下治

價重百車

渠

洙曰法華經或有行施金銀珊瑚真珠摩尼碎瑠璃

無生有汲引茲理儻吹噓

奉贈射洪李四丈

寶應元年作

補注

鶴曰後魏置射洪縣婁嶺灘東六里有射江語訛為洪舊史縣屬梓州梁權道編在

永泰元年逃亂至梓州作然詩云南京亂初定
所向色枯槁遊子無根株茅齋付秋草茅齋指
草堂當是寶應元年七月徐知道反公避之至
梓州九月歸成都迎家居梓州十一月嘗往射
洪有陳拾遺故宅
等詩當是其時作

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

洙曰詩云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注富人之屋烏所集也修

可曰尚書大傳曰武王登夏臺以臨殷民周公旦曰愛其人者愛其屋上烏

補注

希曰劉向說苑乃云

太史謂武王曰愛其人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儲胥非周公之言

人生意氣豁不在

相逢早

趙曰北史李延壽叙傳載陶信謂其祖李曉之言曰古人相知未必在早

南京亂初

定所向色枯槁

趙曰南京成都府也肅宗至德二年以蜀都為南京所謂亂初定指言前年幸

丑之歲四月劍南東川節度使遊子無根株茅齋付秋
段子璋反五月崔光遠擊斬之

草東征下月峽挂席窮海島

洙曰謝靈運挂席拾海月又海賦維長綃挂長席

萬里須十金

晁曰漢書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師古注古者一兩金直十千十金則知為百千妻

拏未相保蒼茫風塵際蹭蹬騏驎老

洙曰蹭蹬馬失勢兒志士懷

感傷心胸已傾倒

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

寶應元年作

補注

鶴曰射洪縣在梓州東南六十里今題云早發縣南當是寶應元年十一月南之通

衆時作

將老憂貧窶

魯曰詩終窶且貧窶賤也

筋力豈能及征途乃

洙曰一作復

侵星

洙曰鮑明遠侵星赴早路

得使諸病入鄙人寡道氣在困無獨

立儼裝逐徒旅

魯曰顏延年詩改服飭徒旅修可曰張平子思立賦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

而儼裝注儼始也

達曙陵險澁

洙曰潘正叔詩世故尚未夷峭函方險澁

寒日出霧

遲清江轉山急

唐曰江為山所激

補注

希曰唐志雖為清江郡而公於梓州屢云清江

蓋以射洪水而言如謂清江白日落欲盡之類是也

僕夫行不進駕馬若維繫

洙

切趙曰詩繫之維之

汀洲稍踈散

何曰岸行坦夷也

風景開快悵空慰所

尚懷終昨曩遊集衰顏偶一破勝事難屢挹茫然阮籍

途更灑楊朱泣

洙曰阮籍常不由徑路而行途窮且哭楊朱泣多岐師曰甫遭窮途至於東西

南北了無定居安免楊朱之揮淚邪

通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

寶應元年魯曰地理志通泉縣

在梓州東南百三十里去縣十五里有佳山水訪號沈家坑甫至此覽眺愛其山水而有是作

補注

鶴曰舊史通泉漢廣漢縣地隋縣也新史大歷二年屬遂州此詩作於寶應元年十

一月故詩云冬溫蚊蚋集

溪行衣自濕亭午氣始散

洙曰天台賦羲和亭午遊氣高褰

冬溫蚊蚋

集人遠鳬鴨亂

高曰行人少也

登頓生曾陰

洙曰江文通日落長沙渚曾陰萬里

生

欽傾出高岸驛樓衰柳側縣郭輕烟畔一川何綺麗

洙曰劉公幹詩綺麗不可忘魯曰所謂沈家坑也

盡日窮壯觀山色遠寂寞江

光夕滋漫傷時愧孔父

修可曰孔子嘆鳳泣麟皆傷時也

去國同王粲

洙曰王粲字仲宣山陽人避地荊州嘗思歸因登樓作賦趙曰王粲漢獻帝西遷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其七哀詩西京亂無家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荆蠻師曰昔魏王粲去國來依劉表甫去杜郭而遊蜀豈不同王粲之去國乎我生苦飄零所歷有嗟嘆

過郭代公故宅

寶應元年作

齊輔曰郭震字元振以字顯封代國公

補注

鶴曰郭公魏州貴鄉人也宅在宣陽里而

未嘗至魏當是指作尉通泉時所居而言寶應元年十一月自射洪之通泉時作故詩云我行

得遺跡池

館皆疏鑿

豪雋初未遇其跡或脫略

洙曰江淹賦脫畧公卿跌宕文史師曰自昔豪俊之士多

不拘小節故云云

代公尉通泉放意何自若

洙曰元振尉通泉嘗盜鑄及掠賣部

口以餉遺賓客

及夫登袞冕直氣森噴薄

洙曰靈運吳都賦噴薄涕騰趙曰先天二

年郭元振以兵部尚書復同中書門下寶懷貞等附太平公主潛謀不順玄宗發羽林兵睿宗聞變登冰天門

樓元振躬率兵侍衛奏上前奉詔誅懷貞等

磊落見異人豈伊常情度

洙曰新書

武后與詔奇之索文章上寶劍篇遂得擢用趙曰此等說機太平公主事而舊注又雜之以武后召見奇之此

豈登袞冕時耶
定策神龍後宮中
翕清廓
洙曰按新書明皇之

領軍扈從事定宿中書十四日以功封代國公趙曰神龍則中宗即位改元元年去先天二年凡八年而學者

每疑之嘗論曰太平擅寵自中宗而未則禍胎在神龍而下也
俄頃辨尊親指揮存顧

託
趙曰太平公主既誅則君臣之間玄宗得親傳所以感睿宗付託之意矣
羣

公見慙色
趙曰玄宗之平亂也諸宰相皆走伏外省獨元振趨兵尾帝
王室無削弱

迥出名臣上丹青照臺閣
劉曰元振封代國公畫像凌烟
我行得遺迹

洙曰一作址晏
池館皆疏鑿壯公臨事斷顧步涕橫落

高詠寶劍篇
定功曰元振寶劍歌云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烟紅光紫氣俱赫然良工鍛鍊凡幾

年鑄作寶劍名龍泉龍泉顏色如霜雪良工嗟咨數奇
絕瑤璃玉匣吐蓮花錯鏤金環生明月正逢天下無風
塵幸得相逢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鱗龜
鱗非直結交遊俠子亦曾親近英雄人何言中路遭棄
捐零落飄淪古獄邇雖復埋天神交付冥漠修可曰潘安
本作夏侯湛
沉無所用猶能夜夜氣衝天

誄曰心照神交惟我與子南史劉訐字彥度阮
孝緒隱居不交當世訐一造之即願以神交

觀薛稷少保書畫壁

寶應元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我行梓州東遺跡沿江邊又云
不知百載後誰復來過泉當是寶應元年

在通
泉作

少保有古風得之陝郊篇

陳曰公詩曰驅車越陝郊北
顧臨大河師曰周公召公分

陝而治稷嘗為古風以美之

惜哉功名忤但見書畫傳

洙曰稷薛叔之從子以詞

學知名博雅尤工隸書自貞觀永徽之際虞世南褚遂良時人宗其書跡自後罕能繼者稷說精模倣筆態適麗當時無及之者又善畫博採古跡睿宗在藩留意於文學稷於是特見招引除太子少保我遊梓

州東遺跡涪江邊

鄭曰涪扶鳩切水出徽外南入漢

補注

鶴曰寰宇記云涪江在梓

州郫縣西二百里梓州治郫縣而詩云梓州涪江邊則寰宇記所云不合蓋詩第以通衆在州東而言畫

藏青蓮界

洙曰育蓮界佛寺也

書入金榜懸

洙曰事見天門日射黃金榜注

仰看

垂露姿不崩亦不騫

洙曰漢曹喜工篆隸變懸針垂露之法詩天保不騫不崩騫虧也

鬱鬱三大字蛟龍岌相纏

趙曰復所書慧普寺碑上三字字方徑三尺許筆畫雄勁

余嘗到慶寺觀之三字之傍有
鼎廩纏捧乃蛟龍炭相纏也

又揮西方變發地扶屋

椽

趙曰其所畫西慘淡壁飛動到今色未填此行疊壯
方變相則七矣

觀

師曰甫獲觀其故宅
與書畫故云疊壯觀

郭薛俱才賢不知千載後誰復

來通泉

洙曰通泉前有郭代公
後有薛少保故云郭薛

通泉縣署屋壁後薛少保畫鶴

寶應元年作

補注

鶴曰題云通泉縣署當是寶應元年十一月自梓州之通泉時作

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

洙曰晉永嘉記青田有雙鶴
生子即便去孫曰地理志處

州青田縣在州東南一百五十里
雙鶴生子即便化去人以爲異

補注

希曰張彥遠名
畫記薛稷字嗣

道善花鳥人物雜畫畫鶴知名永嘉郡記沐溪野去青田九里中有雙鶴年年生子長大使去只餘父母一隻

精白可愛多畫色久欲盡蒼然猶出塵修可曰北史劉歎矯矯出塵如

雲中白鶴低昂各有意洙曰薛公畫鶴如返啄疎翎戾天警露之類皆隨而名之磊落如

長人洙曰晉嵇紹在稠人中昂然若野鳥之在難羣佳此志氣遠豈惟粉墨新

師曰鶴磊落比之賢人无塵俗氣象甫奇其有遠志宜特悅其粉墨之新麗哉萬里不以力羣

遊森會神威遲白鳳態洙曰揚雄作甘泉賦夢吐白鳳秋胡詩行路正威遲非是

倉庾隣洙曰詩七月有鳴倉庚補注鶴曰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彩而文名

曰鳳故云鳳態而加白字於其上以其如白鳳也爾雅倉庚鵲黃也釋曰即上黃鳥也釋黃鳥云幽州人謂之

黃鶯一名倉庚一名商庚

高堂未傾覆幸得慰佳賓
曝露牆壁外終

嗟風雨頻赤霄有真骨
恥飲滂池津

師曰甫託意譏賢者羞食污君之祿

時不用賢之咎也

冥冥任所往脫畧誰能馴

洙曰有遺支遁鶴者遁曰爾冲天之

物寧為耳目之玩遂放之任所往

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
宴姚通泉晚攜酒泛

江
寶應元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三更風起寒浪湧又云元使霜露霑人衣當是寶應元年十一月公至通

泉時作梁摧道云廣德元年其年春初公時在梓而前所謂寒浪霜露不合又其春不曾至通泉

姚公美政誰與儔不減昔時陳太丘

洙曰世說陳紀字元方年十一時候

表紹袁公問曰卿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丘強者安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公曰孤往者嘗為郡今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父何師元方曰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不師周

公邑中上客有柱史多暇日陪驄馬遊

洙曰老子為柱下史舊說驄馬

御史補注

希曰驄馬御史乃是後漢桓典為侍御史執正無所避常乘驄馬京師畏之為之語曰行行且

止避驄馬御史

東山高頂羅珍羞

洙曰晉謝安雖貴而東山之志不謝

下顧城郭

銷我憂

洙曰王粲登樓賦聊暇日以銷憂

清江白日落欲盡復攜美人

登綵舟笛聲憤怒哀中流妙舞逶迤夜未休

洙曰漢武秋風辭攜

佳人兮不能忘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
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采曰逶迤即委蛇燈前往

往大魚出聽曲低昂如有求

洙曰荀子鉦已鼓瑟游魚出聽師曰自此以上既陳

宴樂之興遂於末章有警戒之意自三更風起寒浪湧以下皆警戒之辭三更風起寒浪湧

取樂喧呼覺船重滿空星河光破碎四座賓客色不動

請公臨深莫相違迴船罷酒上馬歸人生歡會豈有極

無使霜露霑人衣

洙曰此言樂極則悲來矣修可曰此敘謝希逸月賦月既沒兮露欲晞歲

方晏兮元與歸佳期可以還微霜霑人衣

春日戲題惱郝使君兄

廣德元年作

補注

鶴曰廣德元年春在梓州作梁權道編亦同公亦有春日梓州登樓詩邨使君當是

居通泉公在梓州作此以戲之

使君意氣凌青霄

趙曰北山移文云干青霄而直上

憶昨歡娛常見招

細馬時鳴金騾褭

上於皎切下於了切修可曰盧照隣詩漢家金騾褭

補注希

馬謂之金騾褭蓋因漢武帝鑄金為麟趾裏蹄詩人遂用之詳見下注

佳人屢出董嬌饒

洙

嬌饒名娘也宋子侯有董嬌饒詩

東流江水西飛燕可惜春光不相見

趙曰此句以興見招之後不復見其娘也故下句有願攜之請焉

願攜王趙兩紅顏

端本

曰王趙亦通泉有色之妓

再騁肌膚如素練通泉百里近梓州請公

一來開我愁

蘇曰王戎與公破悶開愁

補注

鶴曰王趙非通泉之妓當是郝使君之姬妾寶

應元年十一月公至通泉時郝招公飲出二姬以侑樽明年春公在梓州因作此詩以戲之九域志通泉在梓州東南百三十里茲云百里者舉其成數而言耳

舞處重看花滿面樽前還有

錦纏頭

洙曰唐王元寶富而無學識嘗會賓客明日親友謂之曰昨日必多佳論元寶曰但費錦纏頭

爾田曰唐明皇宴於清元小殿自打羯鼓曲終戲謂八姨曰樂藉今日有幸約供養夫人請一纏頭八姨曰豈有大唐天子阿姨无錢用耶出三百萬為一局耳

天邊行

永泰元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十年骨肉無消息當是永泰元年任成都作是年五月公下忠渝此詩未

下忠渝時所作詩又云洪濤滔天
風拔木永泰元年三月大風故耳

天邊老人歸未得

蘇曰陳秀深泊西平秋月自嘆鴻
燕皆歸天邊老人尚困逆旅悵惺日

暮東臨大江哭隴右河源不種田胡騎羌兵入巴蜀

洙

大厯中吐蕃三道入寇誠其衆曰吾要蜀川為東府連
蹈郡邑而士庶奔亡山谷趙曰廣德元年吐蕃陷隴右

而河源不種矣十二月陷
松維保三州則入巴蜀矣

補注

鶴曰按史至德二年吐
蕃侵取廓霸岷等州及

河源莫門軍寶應元年陷臨洮取秦成渭等州廣德元
年破西山合水城明年入大震聞取蘭河鄯洮等州於
是隴右地盡亡而通鑑以為是廣德元年又云吐蕃陷
松維保三州及雲山新築二城西川節度使高適不能
救於是劍南西山諸州亦入於吐蕃云故作此詩隴右
巴蜀俱已為胡騎羌兵所有胡騎指吐蕃羌兵指黨項

羌澤奴刺之類 **洪濤滔天風拔木** 洙曰洪濤滔天言民罹昏墊也項王國漢王大風拔木

前飛禿鷺後鴻鵠 趙曰鷺水鳥也師曰鷺九頭鳥 **補注** 鶴曰唐五行志永泰元年

三月辛亥大風拔木趙以鷺為水鳥者亦以五行志云寶曆五年有禿鷺森飛集禁苑鷺水鳥也 **九度**

附書向洛陽十年骨肉無消息 師曰甫客居天邊遭兵馬之亂歸鄉不得寧不

悲傷時吐蕃分為三路入寇一自隴右一自河源一自巴蜀田畝廢而不耕蜀中騷動故甫思欲附鷺鴻鵠

奮飛以歸鄉並 **補注** 鶴曰天寶十四年乙未避賊與骨有所不得也 內相離至永泰元年乙未已恰十

年其時公之弟在東都骨肉殆指弟而言

大麥行

寶應元年作

補注

鶴曰詳考詩中之事當是寶應元年成都作梁權道編在廣德元年梓州詩內

大麥乾枯小麥黃婦女行泣夫走藏

洙曰見崆峒小麥熟注師曰古詩云

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

補注

希曰後漢五行志童謡云小麥青青大麥枯此用其語

東

至集壁西梁洋問誰腰鎌胡與羗

洙曰集壁梁洋皆蜀地州郡名趙曰此又

言吐蕃與回紇也鮑明遠東武吟腰鎌刈葵藿師曰集壁梁洋四州名時吐蕃入寇四州之民皆奔竄山谷腰

鎌獲麥惟羗與胡而已

補注

鶴曰集壁梁洋四州唐並屬山南西道按新舊史通鑑寶應元年建邺月

羗渾奴刺寇梁州建辰月奴刺寇洋州地理志成州以寶應元年沒吐蕃成與前四州均為山南道此詩當是指其年吐蕃羗渾奴刺而言今云大麥乾枯小麥黃正是夏初事自是年至大歷三年無歲无吐蕃黨項羗渾

欽定四庫全書

補注杜詩

奴刺之亂而俱不在春夏宜無蜀兵三千人洙曰一云千人去部領辛苦江

山長師曰時杜鴻漸以蜀兵三千遇賊銜突江山蹇澁士卒至有介胄生虫而不得休息故云部領辛苦

江山安得如鳥有羽翅託身白雲還故鄉

苦戰行實應元年作

補注鶴曰段子璋以上元二年又陷遂州綿州遂在涪江之南今詩云去年江南討狂賊

當是實應元年作

苦戰身死馬將軍自云伏波之子孫干戈未定失壯士

蘇曰牛勳戰死張先歎曰天下未安兵戈尚爾遽失壯士趙曰伏波漢馬援也吐蕃去冬陷松維保三州則干

戈豈便
息邪

補注

鶴曰按舊史馬璘年五十六大曆十二年卒新史云十一年卒於軍中則璘之死在

公俊六七年無容先有此詩且新舊史未嘗至蜀平子璋亂疑是為馬巴州故去歲秋云遂州城外巴人稀公別馬巴州亦嘗云功業終歸馬伏波使我歎恨傷精魂散就誅使我失精神歎憤而已去年江南討狂賊臨江把臂難再得別時孤雲

今不飛時獨看雲淚橫臆

鮑曰謂段子璋戰遂州時公與此事送別江上今其人已

死矣故有感而作遂州在涪江少南故云江南師曰馬援為伏波將軍嘗云大丈夫當死邊野以馬革裹尸而歸唐馬璘讀漢書至此歎曰使吾祖熟業墜地乎時馬璘與吐蕃戰沒失國家壯士甫是以傷之去年江南討狂賊謂於涪江之南討段子璋之亂也時甫與馬將軍訣別把臂今傷其死甫悵望去年別處不見雲飛故思

欽定四庫全書

補注杜詩

十五

其人而淚下
橫胸臆也

去秋行

寶應元年作

魯曰時段子璋反於東川也

補注

鶴曰詩云去秋涪州木落又云部曲有去皆无歸

遂州城中漢節在遂州城外巴人稀當是寶應元年作

去秋涪江木落時臂槍走馬誰家兒

蘇曰王宏見陸遜曰彼陣前臂槍走

馬往來返逐者誰家小兒得如此俊偉

到今不知白骨處部曲有去皆無

歸遂州城中漢節在遂州城外巴人稀

包曰上元三年四月劔南節度

兵馬使段子璋反陷郪州遂州刺史嗣虢王巨死之節度李真奔于成都故云漢節在

補注

鶴曰子璋

陷遂州意馬巴州領興會攻之為子璋所勝死於遂州
故云漢節在又上句云部曲有去皆無歸子璋以上元
二年四月反五月伏誅而此誤戰場冤魂每夜哭空令野
營猛士悲師曰部曲行伍部有曲昔蘇武凡十九年留
匈奴中常持漢節時馬璘死於吐蕃持節而死
死巴人屯守遂州城外吐蕃
兵攻遂州巴人死盡故云稀

光祿坂行

寶應元年作

補注

鶴曰崔寧傳云寶應初蜀亂道路不通與
此詩所言合當是寶應元年作公時在梓

州

山行落日下絕壁西望千山萬山赤

洙曰山一作水謝
靈運日落山照耀

樹枝有鳥亂鳴

洙曰一作棲

時暝色無人獨歸客

洙曰謝靈運林壑歛

暝色

馬驚不憂深谷墜草動只怕長弓射

食亦切

安得更似

開元中

洙曰一云年開元初上勵精理道天下大治安西諸國悉平為郡縣

道路即今多

擁隔

鮑曰按崔寧傳寶應初蜀亂山賊乘險道路不通與此詩合

山寺

寶應元年作

洙曰章留後補注鶴曰公在梓有陪章侍中晏同遊得開字南樓等詩又有別章留後詩

章名晏此詩云歲宴風破肉當是寶應元年自通泉回作

野寺根石壁諸龕遍崔嵬

龕若含切

前佛不復辨百身一莓

苔

洙曰天台賦踐莓苔之滑石

唯有古殿存世尊多塵埃

補注希曰諸經

皆以佛為世尊故云高僧傳漢文帝夢金人空飛而至集羣臣以占傳殷奉答西域有神曰佛所夢必是乎唯

一作雖如聞龍象泣足令信者哀

蒼舒曰右按王筠棲頭陀寺經曰有比丘名曰

龍樹龍象猶佛象也修可曰維摩經云菩薩勢力譬如龍象又傳燈錄云龍象乃鱗毛類中最巨者猶麒麟之

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故經稱僧之出類者曰龍象非佛像也使君騎紫馬

蘇曰謝靈運出守永

嘉人曰騎紫馬者乃太守也永嘉今有紫馬祠尚傳乃播謝之德也捧擁從西來樹羽靜

千里臨江久徘徊山僧衣藍縷告訴棟梁摧公為顧兵

徒咄嗟檀施開

夢符曰佛書信施檀越又王簡棲頭陀寺碑曰行不捨之檀施諸羣有

吾

知多羅樹却倚蓮花臺諸天必懼喜鬼物無嫌猜補注

希曰兵徒一本作賓徒一本作兵從佛書心中初求最後檀越以為齋主注梵語檀波羅蜜華言布施此殆合

華梵之言而云檀又云諸天歡喜又云佛昔修治歡喜海以茲撫士卒孰曰非周才

窮子失淨處高人憂禍胎

珠曰禍有基禍有胎趙曰漢武帝謂臨賀王曰汝包藏禍

也胎歲晏風破肉

蘇曰蘇章傳邊地霜緊沙風破肉雖重裘纒帳寒色可畏

荒林寒可

迴思量入道苦自哂同嬰孩

南池

廣德元年作

補注

鶴曰公以廣德元年秋往閬冬同梓明年春雖又自梓之閬今詩云稂稻共比屋又

云高田失西成此物頗豐熟
當是廣德元年秋在閩州作

崢嶸巴閩間所向盡山谷

洙曰巴閩蜀中二州也山多險阻故云云

安知有

蒼池萬頃浸坤軸

余曰張華博物志地下有四柱廣十萬里地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也

呀然閩城南

昱曰呀虛加切張口貌

枕

洙曰一作控

一帶巴江腹菱荷入

異縣粳稻共比屋

洙曰堯比屋可封

補注

鶴曰字林云粳稻不黏者本草以粳米稻

米為二物說文沛國謂稻為糯粳稻屬也

皇天不無意美利戒止足高田失

西成此物頗豐熟清源多衆魚遠岸富喬木

蘇曰郭元澤近含溪

岸有礧石可坐卧兼喬木蔽日時曳履投竿不知塵事

獨歎楓香林春時好顏色南

有漢王祠終朝走巫祝歌舞散靈衣

洙曰潘安仁寡婦賦
仰神宇之寥寥瞻靈

衣之披披

荒哉舊風俗高皇亦明王魂魄猶正直不應空

陂上縹緲親酒肉淫祀自古昔

蘇曰左傳非所祭而祭名曰淫祀

非唯

一川瀆干戈浩茫茫地僻傷極目

趙曰楚辭目極千里傷春心

平生

江海興遭亂身局促

洙曰漢景帝局促如轅下駒

駐馬問漁舟躊躇

慰羈束

蘇曰邢亢駐馬立江中借問漁舟客征戰何時停我亦卜林宅師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散其祀

自古淫祀媚神傲福者多矣豈特此一川瀆而已哉有道之世鬼神無所施其靈響爾傷世亂而祀典不舉固
有淫邪之祭則云干戈浩茫茫地僻傷極目局促不得
騁之貌甫謂平生有五湖之興今羈束亂世而不得騁

是以駐馬問漁舟
而少有所慰者也

發閬中

廣德元年作

補注

鶴曰公廣德元年九月自梓入閬冬晚復歸梓明年初春又至閬此詩云別家三月

一得書當是元年冬晚歸梓時作九域志云閬州西至梓州二百二十里三月之間一往反焉其愁苦可知

前有毒蛇後猛虎溪行盡日無村塢

洙曰時盜賊縱橫賦役煩重而民不

安居也

江風蕭蕭雲拂地山木慘慘天欲雨女病妻憂歸

意速秋花錦石誰復數

趙曰此言歸梓州也秋花錦石可玩之物以歸意速不復數之

矣別家三月一得書避地何時免愁苦

洙曰賢者避地趙曰公以九月

自梓往閩至十月二月而復歸梓

閩山歌

廣德二年作

補注

鶴曰以後篇閩水歌云更復春從沙際歸當與此詩同是廣德二年初春之時作

閩州城東靈山

洙曰一作雪山

白閩州城北玉臺碧

洙曰靈山玉臺皆閩

山景也

補注

希曰閩州閩中縣有靈山雖寰宇記綿州巴西郡亦有之然此明曰在閩州城東玉臺則

九域志云故老相傳唐史滕王嘗於此遊憩

松浮欲盡不盡雲江動將崩已

一作未

崩石那知根無鬼神會已覺氣與嵩華敵

趙曰此言靈山

玉臺也師曰五岳西曰華山中曰嵩山九名山大川鬼神之所扶持此山雖不與五岳之數安知鬼神不會於

是中原格鬪且未歸應結茅齋着青壁洙曰兩相敵曰格鬪補

注鶴曰格鬪謂吐蕃犯京師中原未寧故歸意且止看青壁以閬山如壁之青也

閬水歌廣德二年作

補注鶴曰與閬山歌同廣德二年作

嘉陵江色何所似洙曰嘉源注源出散關而入於閬師曰地理志閬州閬中郡城臨閬水却

接連補注洙曰嘉陵江止隸果州而閬與果為隣故云石黛碧玉相因依正

憐日破浪花出趙曰阮籍寒鳥相因依日出正照水更復春從沙際歸趙曰

費昶雜詞春
隨楊柳歸

巴童蕩漿歌側過

趙曰古歌云艇子打兩漿者扶兩楫而來也

水雞銜魚來去飛

師曰蓋言魚多也

閬中勝事可腸斷

蘇曰劉表曰故

鄉勝事使人臨風
對月回腸欲斷

閬州城南天下稀

師曰城南屏山錯麗如錦屏號

為天下第一故曰天下稀本朝前輩嘗詠福唐詩云曉
角吹殘十二枝春風樓閣酒旗飛杜陵未識三山好却
道閬城天下稀
蓋閬蜀同風故也

三絕句

天歷三年作

補注

鶴曰梁權道編在廣德二年自閬州赴成都時作徒感於舊次及鮑注以前年渝州

殺刺史為段于璋陷綿遂今年開州殺刺史為徐知道反詳考詩中事當是大歷三年作見注

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

鮑曰崔寧傳所書山賊也前年渝州

殺刺史謂段子璋陷綿遂今年開州殺刺史謂徐知道之反有乘亂者開去成都遠不知其故史不書失之師

曰步將吳璘殺渝州刺史劉卞以反杜鴻漸討平之又部卒翟封殺開州刺史蕭崇之以叛楊子琳討平之

補注

鶴曰渝州唐屬劍南開州唐屬山南杜鴻漸平吳璘楊子琳平翟封在大厯元年與三年詩云今年

開州殺刺史則是年作

羣盜相隨劇虎狼

趙曰張孟陽云賊盜如豺虎師曰虎豺喻盜賊

也劇甚也食人更肯留妻子

二十一家同入蜀唯殘一人出駱谷

蘇曰十道志云駱谷道西南界入洋

州路屬藍屋趙曰魏志姜維出駱谷圍長安即此谷道也

補注

希曰唐志鳳翔府藍屋縣有駱谷關九域

志亦言鳳翔有古駱谷道又唐志
云洋州駱谷此當是言洋州者

自說二女齧臂時

洙曰

世說趙飛燕姊弟少貧微及
飛燕見召與女弟齧臂而別

迴頭却向秦雲哭

師曰祿
山亂百

姓隨玄宗入蜀凡二十一家後出駱谷但存一人飢困
蜀亂勸盡甫聞其說自傷妻子皆幸免是以回頭望蜀
而哭痛斯民之
不得其所也

殿前兵馬雖驍雄縱暴略與羌渾同

洙曰時神
策軍恣橫

聞道殺

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

師曰吐谷渾西羌之種也
殿前兵馬乃王師奉辭伐

罪以吊其民秋毫無抗時天子命陸瑾以三千神策軍
彈壓蜀中之亂奈何神策軍橫恣虜掠婦女其殘暴更
甚於羌渾百姓怨之甫傷朝廷政治不明縱使殿前
之兵搔動良民若此豈所謂王師乎民代罪者乎

莫相疑行

永泰元年作

補注

鶴曰郭英乂帥蜀時年方三十餘此詩意是為英乂作雖嚴武年少然於公未嘗不

相知豈有當面輸心背後策之事八哀詩中嚴武詩可見公待武初終無間應無此作當是永泰元年與英乂不合去成都時作又觀此詩弊廬遣興詩寄武云還思長者轍恐避席為門若武於公果有如詩所云則去幕府之後不應詩語猶如此也

男兒生無所成

趙曰李陵書男兒生無所成名

頭皓白牙齒欲落真可

惜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烜赫

洙曰天寶中明皇朝獻太清宮

饗廟及郊甫時獻三大禮賦

集賢學士如堵墻觀我落筆中書堂

洙曰

新唐書甫獻賦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
按開元十三年改集仙殿為集賢殿麗正殿書院為集
賢殿書院院內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上為補注希
直學士禮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並觀者如堵墻補注曰
唐百官志開元十三年改麗正殿書院為集賢殿書院
置集賢院侍講學士侍讀直學士又唐制宰相四人首
相為太清宮使次三相皆席館職如洪文館大學士集
賢殿大學士是也公以獻賦命宰相試文章則集賢學
士為宰相也往時文彩動人主此日饑寒趨路傍

洙曰時權
甫為京兆

兵曹會祿山亂後寓同谷採橡自給男女餓殍者數人
趙曰至德二載公授左拾遺及房琯罷相甫上疏論琯

不宜廢肅宗怒出甫為華州司功屬關輔饑亂棄
官寓同谷自負薪採招餽補不給遂卜居成都晚將

未契託年少

趙曰陸機數遊賦
託未契於後生

當面輸心背而笑

洙曰時
甫依嚴

武幾為寄謝悠悠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疑師曰甫獻三大禮賦

天子命宰相試文章一日聲馳乎天下如堵牆言列看之多也中書堂即宰相所坐之堂人主謂玄宗也年少指嚴武也甫與武父挺之素善武時尚少鎮成都甫往依焉故云晚將未契託年少甫嘗醉登武牀瞋目曰嚴挺之乃有是兒武憾其斥父名拔劍將殺之賴武母救止乃免武與甫由是有隙故甫譏其不以誠相待而有是補注希曰古詩多謝悠悠子瞻天如戴盆

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寶應元年作

蘇曰嚴武也甫與武世舊故入蜀作之新書言甫結廬成都浣花里與田叟野老相為狎蕩

補注鶴曰按舊史嚴武傳既收長安以武為京兆尹兼御史中丞以史思明阻兵不之

官出為綿州刺史長劔南東川節度使兼御史
中丞東川節度治梓州上皇詔合兩川為一道
拜成都尹兼御史大夫今曰嚴中丞則是未為
大夫時所作蓋公有與嚴中丞嚴大夫嚴侍郎
嚴鄭公先後可辨也考公說早云今蜀自十月
不雨抵建邨非雪之時則是說乃寶應元年二
月上嚴公注云初中丞嚴公節制劔南此說中
又云管內東西兩川各遣一使則其時但是節
制兩川此詩當是寶應元年春社作所謂泥飲
者非飲於泥淖之中乃其醉如泥耳不然或是
上早說後使雨梁權道編在廣德二年非沉詩
云拾遺能住否則未為參謀時奏為參謀在
二年冬春
夏間也

步屣隨春風

屣先筵切禹偁曰屣草屣也隨春風謂放步也

村村自花柳

蘇曰鮑明

遠行樂篇村
村花柳好

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

趙曰宋書袁粲為丹陽尹嘗步

屏白楊郊野遇士大夫便呼與酣飲酒酣誇新尹畜眼未見有迴頭指大

男渠是弓弩手

洙曰籍丁為兵也

名在飛騎籍

洙曰飛騎軍名趙曰傲曹子建

白馬篇名編壯士籍長番歲時久

洙曰長番猶長在直也言無更代也

補注

希曰會要云貞

觀十二年十一月三日於玄武門置左右屯以諸衛將軍領之其兵名曰飛騎天寶七載勅左右羽林軍飛騎請準後加數通舊一萬五千為額前日放營農

洙曰放營農歸

耕也辛苦救衰朽差科死則已

鄭曰差楚皆切簡也

誓不舉家走今

年大作社

洙曰社祭所以祈農事也趙曰左傳鄭子產大為社

拾遺能住否呌婦

開大瓶盆中為吾取感此氣揚揚須知風化首

洙曰郡守縣令

風化之首趙曰晏子傳其御者意氣揚揚

語多雖雜亂說尹終在口朝來偶

然出自卯將及酉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鄰叟高聲索果

栗補注

希曰陶詩云但覓梨與栗

欲起時被肘

洙曰言屢為掣肘蘇曰孔文舉詭里人飲

夜深而歸家人責其遲曰欲命駕數數被肘工部一世偉人造語深得要妙胸中無國子監者不可讀其詩師曰足知甫久客與隣

叟無一日不如此也

指揮過無禮未覺村野醜

洙曰舉止無度

不可責禮法也

月出遮我留仍嗔問升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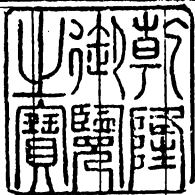
蘇曰何意以春秋知名海內累詔不仕嗜

酒每飲不問升斗俱盡醉中猶長褒貶人皆欽服其量

補注

希曰晉陸納謂桓溫曰明公近云飲酒三

升納正可三升今有
一斗以備杯酌餘漉



補注杜詩卷九